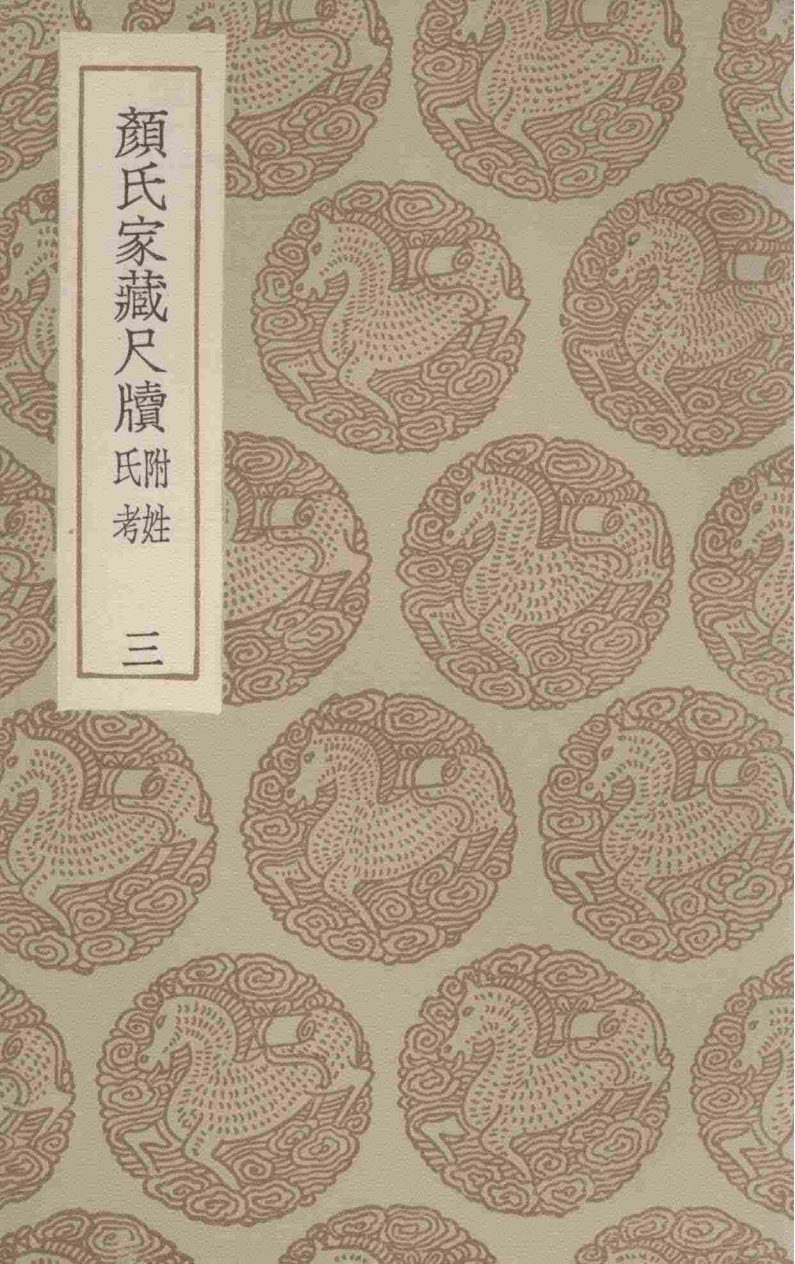


顏氏家藏尺牘
附考姓

三





顏氏家藏尺牘

附姓氏考

(三)

顏光敏輯

顏氏家藏尺牘卷四

白處士夢鼎

昨奉塵教。開所未聞。敬謝敬謝。古文詩歌。海內侈談。大抵勝於才者。屈於學。勝於學者。屈於才。兩者交讖。惟我老師臺。以高明峻偉之才。敦溫厚和平之學。北地濟南。兼而有之。近今未有也。不肖窮愁失志。閒嘗涉獵於此。然無才無學。又以遭逢不偶。抱愧良深。頃獲近大君子之教。自幸得師。而入春以來。貧病交作。困頓無狀。欲執經朝夕。未能也。頃不得已。欲造吳下。向一二故人乞米。自念賤士。誰可告語。敢藉老師臺大函一二。或不致途窮之歎。如北關長興。想可多方接引耳。至於三吳選家。近奉龍門十八人爲模楷。自當布之國門。傳之百世。惟祈大老師行卷。多賜數篇。以爲風氣倡也。束裝匆匆。揣候台函。明蚤發舟。江山有懷。臨楮瞻切。江寧郡志。板藏府庫中。幸向太尊索之。并爲舍弟上致。兒姪輩小試。伏惟照拂不宣。浙江新學使者。懇賜一函。荷德不淺。門下晚生。夢鼎再頓首。

夢鼎頓首。頓首再拜。老師臺閣下。自龍江拜別。走江漢。今七年矣。未敢修尺素。通慇懃。上候左右。緣恐賤之士。不得志於時。甘心窮餓。無敢復言天下之事。億當世之知。然知己感恩。時時仰望風采。諷誦訓誨。無刻不依依。老師臺左右也。舍姪眉鄉。試回。敬聞垂問。不肖何人。行能無所表見於世。猶蒙大君子不棄葑菲。存之夾帙中。感念天高地厚。與山俱高。與江俱永也。私念章句之學。尙可邀遇有司。卽執鞭冀北。登堂

稽首。一吐積素。不謂困頓至此。茫茫海宇。既賤且貧。且將老矣。誰可告語耶。已而思之。與其呼於不知己之前。自取侮辱。無寧訴於知己之前。以求救解耶。展轉再四。益深景仰。老師臺當代之人傑。吾黨之楷模也。翱翔金馬。傳播金石。振起古人。興動來學。今者負用人之權。具知人之鑑。天下人才進退。無不持衡得當。以爲當世之用。卽一能一技。俱在網羅布置之中。不肖鄙菲下士。骨性猶存。素蒙大君子訓教。許以氣誼。接以文章。一旦棄之泥途。聽其窮餓以老。與草木同腐朽。豈老師臺十年培植之意耶。韓子曰。未嘗求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況父母師保之前。何妨披瀝甘苦。求救水火也。茲時三十口待命於窮窶之子。又母妻之喪未葬。兒女之婚未完。人情至此。其何以堪。舍弟甯。又以加納入都。百端拮据。自顧不暇。遂竟窮餓以死。實所不能甘心焉。敢求老師臺拔之泥沙之中。置之衽席之上。千里內外。或館或幕。引以一席文字之學。尤所熟嘗。學使諸公。如山左兩浙中州。皆不肖有舊者。懇仰憑高之呼。得荷筆爲役。自食其力。以餘給家。自此借以讀書。尙可鞭策末路耳。臨稟曷勝惶恐悚仄待命之至。

前奉塵訓。始知會墨房書。京本原有禁約。歸過三山。見懸之國門者。兩月餘矣。坊間諸選亂真。無如江寧選本之甚。適年兄程諱化龍之弟見過。言同許子位年翁。奉宗伯公命來南。刊房書全本者也。前部示并封面。俱此兄攜來。且家喻戶曉。而賈人射利。竟視公令如弁髦。所選庸惡不堪。兼之錯僞亂真。所關風教不小也。老師臺職掌邦教。當此起衰振敝之時。天下望風者衆。南國首善之地。不遵部禁。長此安窮。此斯文之轉樞。世道人心之係屬也。伏乞老師臺均票收取坊間僞本。出示禁約。或行府縣。申明部堂來諭。庶

幾斯文有厚幸焉。若同門會墨之盛，無過老師臺本房。此天下有耳有目者，共聞共見，奈何諸本寥寥如此耶？昨查吳門盛符升持論，徐彥和文起，俱遵部頒所選甚盛。若此間計甫草之法，虞道巖之同書諸本，俱係坊賈僞本，非出其手。其中文字，以僞亂真，不一而足。若不一爲研究，恐不可底也。老師臺起八代之衰，砥中流之柱，名山國門，先哲後學，均賴模楷，伏望留意，幸甚。選目一二呈覽，全本必祈票行收取，一覽可知。又啓者，上元覆試案發，寒家子姪，無一與者。前蒙台諭，允爲轉致，補入覆試，借光良多矣。并謝。

白大理夢輩

受業門生白夢輩百頓首謹上。老夫子座下，夫子家居讀禮，盡誠盡孝，穀升火改，倏忽三年，甬門墻小子，誼當執經襄事，緣匏繫區區，京華旅食，東望亭雲，惟有翹企，頃捧讀手教，猶如耳提面命，自愧頑劣，何以仰承德意耶？讀太夫子傳與墓表，忠孝節烈，至性耿耿，生平視死生，猶旦暮，則考終之日，自能以談笑空死生。況夫子與諸夫子，人品文章，卓越當代，塔前膝下，盡屬璠璣，作者述者，傳爲盛事。在太師母與夫子，傷泰山之旣頽，痛洪流之不返，而在太夫子降陟在天之靈，自顧瞻俯仰而無憾也。尤喜詡菴阮亭文字，典質朴老，能不爲世俗之文。二君能自爲不磨，亦附太夫子以不磨矣。時事瀾翻，日甚一日，夢輩自返，趨起囁嚅，旣無其具，樽彝鼎彝，又無其資，惟闔門株守，料理僕賃，鷓米，不遑寢處，何問其他。又所管江南一省，撫軍二人，督漕河三人，揭帖每日二三尺，滿堂以平日拙於逢迎，多方指摘，每揭一筆未點，則叱爲異事。以此日夜從事點鬼簿，書名畫押，惟刑部書吏之命是聽。夫子所謂無不悉聞者，想亦聞此耶？卽如薦

舉一端。朝廷肯右文。自是盛舉。而少司農謬以其名聞。雖甚不肖。亦當奮力。無負茲舉。無奈入春。以茶會審起奏。看稿日無停晷。加以熱審清獄。伺候大官。奔走苦憊。精力俱枯。竟不知筆墨爲何事矣。人命之薄。善事皆爲惡因所阻。奈何奈何。大江之南。陰雨連月。舉家數十口。嗷嗷無措。又催科之急。如雷如火。兒輩乳臭。安能枝撐。每家報到。遂不敢開。亦不敢想。終日忽忽。如醉如夢。頃聞近京一帶。旱魃繼隆。蝗亦間起。告官告吏。到處皆然。瞻烏爰止。此其漸矣。夫子慕廬中。亦念及此耶。太師母道履大安。師母道履大安。世兄道履大安。求叱名道及。天氣亢而不舒。陽愆陰伏。萬惟夫子珍重。臨稟悚仄。外薄具一絲。不敢言禮。仰祈茹存。白夢甬再頓首。

夢甬百頓首。恭候老夫子閣下。萬福萬安。七月家報到。得悉興居住勝。師母福履。世兄福履。百祥駢集。簞數千里外。爲舉手遙祝。又家兄與眉兒輩。時蒙提誨。推恩及烏。感切心骨。頃李長班到。傳聞買銅一項。大費清心。前余太夫子所云。修船抵兌之說。想成畫餅。長安諸當事前。甬與余太夫子極言龍江之苦。大抵必須督撫題明。部覆方有着落。恐亦難事。想記室自有主裁。不待贅也。七月之杪。羅浮張太夫子到京。一見卽訊夫子近狀。甬已備陳。此差有名無實。非徒無益也。江寧彫敝異常。山川如故。自春阻秋。閱歷時變。甬緣京華久滯。未克常侍軒車。俯今懷古。然中心搖搖。無時不馳座右。屈指歸期。當在菊放耳。拙稿發坊。選刻諸座師如魏巽兩夫子。俱有弁言。王田兩夫子。草而未就。耑望老夫子於公冗之暇。俯賜大序。俾瓦釜亦可效黃鐘之鳴。制義倘與漢唐詩賦並傳。甬亦庶幾附青雲以不朽矣。冒瀆冒懇。家鄉水荒。數畝薄

產俱已漂沒。眉兒乳臭，不敢啓齒。有可照拂，求老師多方噓植之。感荷鴻慈，總非筆墨所罄也。臨稟悚仄，肅百頓首。

前使者傳夫子台旨，夢甯卽往余太夫子面訂一切，俱載前稟。想塵電鑒，後又使者賚夫子手教，復往太夫子處。云今歲原無等第，諸凡不煩清心想。使者先有稟帖到矣。甯去歲奉命典試八閩，未出京，閩撫有疏，因海氛未靖，特請改期。但奉旨在前，不敢不行。方到貴鄉齊河，卽聞撤回改期之信。緣部文未到，住齊河五日，大雨如注，寸步不能出門。方晴而部檄已到，卽日就道回京。一切行李，俱係借貸。至今債索盈門，命之不猶。好事變成惡事，邸報中俱有。夫子想未見全抄耶。十月到京，又奉命同考武闈，與王阮老韓元老同事，幸而各矢清白，不致決裂。武場近添部科磨勘，此亦奇事。頃部科疏將上，幸叨庇庶幾無事。目今京察在卽，又候御試。夢甯自授廷評以後，江南一省揭帖如山，又會審起奏，日無暇晷，不知筆墨爲何事。似此草率應考，不問知爲孫山矣。緣使者之便，附稟不次，統祈鑒宥。臨稟悚仄，夢甯百頓首。

疊承老夫子手教，知讀禮之後，留心子史，風雅文章，當歸曲阜矣。門生夢甯久在門牆，時親提訓，拜別以後，一切荒疎，一緣衙門雜冗，精力消耗，一緣饑寒迫身，居者行者，內外無措，救死不贍，何言文事哉。惟望老夫子軒車蚤到一日，庶幾泰岱在前，嶮嶮得有仰止爾。頃聞於桐老，頗有思歸侍從堂上之意，懸缺尙多，一到可補。此時出遊，地方荒歉，恐非所宜，總不如乘時有爲之爲第一義也。顛切顛切。京察大典，想詳使者口中，不敢贅錄。曹見在漢官，一等不過幾人，若家居而得上考，惟內陞一兩人，其餘俱平平也。夫子

望重諸公推戴。故列一等之次爾。少司馬禮部科。骨肉關切可感也。太師母師母前。未修稟啓。耑候台安。臨稟悚切。夢甯百頓首。

端陽後一日。從令親孔老先生處。接夫子手教。知孝履清吉。又聞太師母安康如常。師母與世兄俱和平。清泰甚爲欣慰。雖太老師終天之慘。苦塊焚。自不能已。然先王立教。不以死傷生。況太老師來時去順。生榮死哀。在易謂之原始要終。在書謂之考終命。德望邁於陳荀。子弟過於王謝。又何憾乎。惟願夫子。以禮節哀。上慰慈親。併帥家衆。則太夫子於昭在天之靈。自爲含笑九京矣。念切念切。前素旌載道。拜送路傍。緣匏繫一官。未克遠送。後聞一路平坦。水陸俱順。正擬脩候。而台翰自天。如躬侍函丈。面聆清風也。適見來諭。郭門生云云。此亦異常大變。隨走敝同年大鴻臚公。託其家報中。轉致當事。又向吳北老。細述其詳。渠亦於邸抄中。有字致撫提兩公矣。地方公道。久而自彰。晴霾現雪。豈能久乎。觀縣錢年兄。今之古人。較之范縣。真霄壤殊也。郭門生又因盜案掛誤。命也。如何。緣孔使匆匆。草附數行。上呈記室。大先生前。不及耑候。求叱名道意。臨稟悚仄。夢甯百頓首。

甯抵邗。上旬日矣。回首江南。遙瞻夫子公署。如朱霞天半。可望不可卽也。交代伊邇。百端齊集。夫子慎終如始。自無毫髮遺憾。但甯自慙遠出。未克稍效區區耳。目前第一人。仍願夫子留意。滿漢同事不同情。所由來矣。鹽臺徐敬老。甯鄉試同譜。極蒙枉顧者再。但此地鹹味化爲淡味。卽貴鄉舊撫軍劉石水先生。在此多日。亦屬泛泛。況其他者。遊道之難。生命之薄。偏於甯一人兼之。素性枯槁。從與阿堵爲讎。但舉家數

十口嗷嗷無以爲生。索逋者戶外屢滿。而出門持鉢。復爾遭屯。此等苦情。惟我夫子前。迺敢告之。其他富貴人不與之言。言亦無益也。張太夫子告病辭歸。曹少宰夫子尙未出京。此撫軍劉先生之語。邗上去金陵衣帶水。片帆可到。如有見諭。或呼兒眉矚之。朝發夕至也。臨稟馳切。夢甯百頓首。

仰體夫子公務殷繁。不敢過溷。座右兼以陰雨積旬。咫尺戟門。如在天上。前者面陳。卽欲渡江。又以家累過多。居者行者。無以爲資。遂至今日。迺登舟望蕪城矣。雲關交代。想在四月望之前後。甯當歸趨畫鷁。侍聆誨教也。經筵初開。益都太夫子首講大學聖經。高念老沈釋老俱賦詩上頌。聖人事事右文。而甯以藜藿之身。不克致青雲之路。所望輦上諸君子。力爲薦揚。古人急於效用。而恥於自媒。夫子回京時。一言九鼎。尙得側名小臣之末。生成之恩。皆出宏造。太夫子與海豐夫子俱祈鼎致。合肥夫子衙門。時時共事。又不待懇矣。螺浮太夫子與甯梓鼓之契。非一日。且薦賢愛才。出自太夫子夙心。孫祚翁之接引後學。其手援甯。總在夫子懇致區區耳。理學詩賦。一時鴻文大開。凡一長一技。俱可效進。漢唐故事。可考也。夫子其有以教我。冒昧草陳。惟祈密之。勿使他人見也。登舟伏舷。不次臨稟。悚仄。夢甯百頓首。

蕪城之去金陵。一葦可航。而甯以餬口四方。遂至睽違函丈。如許其久。視古人立雪賣鏡。千里負笈者。真雲泥之不相及也。頃聞夫子還朝。伊邇從茲山川綿邈。道範遙深。擬當日侍座右。兼祖餞道旁。尙不克子弟服依之誼。不意肺病陡發。不敢御風。輾轉旅次。進退爲艱。遙望節麾。惟有神溯。尙青翰尙不卽解纜。甯從陸道馳歸。拜送江干。若追隨不及。惟於邗江水湄。趨承誨訓也。臨稟不勝悚仄。貴鄉舊撫軍劉子延先

生曹少宰中表兄弟。太常孫胙老同門密友。偶爲廣陵之游。囑爾致聲夫子前。兼問江寧吳父母。便中夫子齒及之。子老聲望夙著。想吳父母所必照應者也。夢甯百叩。

初三日冒熱向上谷做乞兒。人生至此誠可悲歎。然回首楚豫一帶。烽火無家。此又天上矣。數日後便可追陪函丈。見孫門生。求以前所留粗樣家伙。暫借開單。將來一一繳還。其京師所用小轎。自然留下。併囑之。亦暫借一月。七八月糧船到。自己一轎。附載而來。亦併繳還。部中大抵無他。倘有必到之事。夫子諭寺中守房人。自可星夜趕至。保郡矣。臨稟依切。夢甯百叩。

爾從火窟中。方下蹇驢。不克搗衣侍側。函丈部中。何日截缺。求詳示。路上中暑。此刻正在尋醫服藥。喘息稍定。卽走候宮牆。而聆一切。王輔臣投誠果否。傳聞紛紛。併求示。薄命之人。因窮冒熱。因熱生病。究竟毫無救於窮。只可向夫子言。不敢爲他人道也。夢甯百頓首。

今早踵謁。值公出。昨承命。燈下卽草成稿。但題目平常。自序處不敢多。多則於文體不大合。未後引蘇軾數語。其中恐有訛謬。須將蘇文進陸贄劄子中對之。因書卷久發回。寺中無一卷故也。孔年兄謹慎老成。須芟削過。惟夫子大筆圖之。爾百頓首。

晉候夫子函丈後。僵臥山寺。迷悶不知所措。此時惟有新推閩中督撫。可以空銜題薦。而四顧岑寂。無有手援者。不知夫子能爲拯溺否。或與峴瞻商之可乎。途窮之呼。語不擇音。惟夫子酌量之。前讀峴瞻碑文。其序事宏亮典重。與孟堅齊驅。其頌高視闊步。英偉不常。韓蘇之亞。不意其古學進步至此。夫子見之。當

爲不寐也。少宰推肥瞻之意，甚爲殷切。或煩肥瞻再以此訊之。何如日來聞滇渠病死，果爾則蕩平有日。但無如此生淹蹇，無能側身士大夫之林，奈何奈何。冒昧妄稟，不勝悚仄。受業門人百叩。

白處士眉

昨承教誨，如在暗地，忽見大光明也。歸來檢得史記抄，迺鹿門先生手評，頗堪玩索。孫山人一册，亦隱士上乘。詩句兩種，愧未裝飾。蓋因台命急需故耳。家伯確於明日登舟，蒙太老師慨允北新一札，求椽筆，即揮隨付來。价高厚，豈僅家伯頂戴耶。容面謝不一。門下晚學生白眉百頓首。

京俟考

所寫牌扁，想卽舜老及年翁寫者。將來牌扁正多。今年翁在內賢勞，又專委弟協同幫寫，故不得復入內直。發本當必更置一人也。特此敬復。尙容面謝。小弟京頓首。

弟奉堂諭，亦撥寫牌扁。暨離內直，諸惟年翁賢勞。少遲當再追隨年翁也。特此馳佈。容晤謝不一。京弟頓首。

寓齋雨阻，過擾行廚。敬謝承惠大集。歸來盡兩燭，始能卒業。真如見泰山滄海，覺前民之陂塘島嶼，皆不足名山水矣。拜服拜服。小照呈覽，倘荷不棄。錫之數言，用壓歸囊，可免羞澀也。家乘二種附上。諸容晤悉。不一。肅啓顏老先生年臺。晚弟貞九頓。

均俟考

十三日弟至婁中奉賀新禧不得相見。悵甚悵甚。二十五至崑山。二十六可達雲間。快讀近作矣。敬此先聞。上樂圃先生吾師。弟均頓首。

昨諸公苦拉留在青老寓中。且有平山堂之游。故不果趨教。飲酒不顧尙書期。狂奴故態。諒先生不罪也。夜來感冒風寒。身酸脚軟。今日將息一日。明日乃就教。快讀大作也。暫此復聞。多碑刻幸。每種留一本見惠。感感。外尊家訓二本奉復。教小弟均頓首。

家累牽人不得相從於金焦北固之間。殊爲悵悵。臨流高詠。徒想謝將軍風致耳。承命至金陵。卽促汝老書之初旬。持至吳門也。雨雪增寒。萬惟珍重。扶老矚筆致謝。小弟均頓首。

國猶 俟考

昨蒙高軒枉顧。以有事學宮。未獲旬候。負戾良多。亟欲叩首雲階。聞前旌將發。轉滋瀆冒。謹列賤名。走役代爲九頓。萬惟慈宥。附小刻塵覽。亦以拙工小技。得荷斧繩於當代宗工。甚欣慕耳。臨楮神悚。小弟國猶拜手。

阮處士濬

家有危病之人。雖萬一可救。亦不能無醫藥之費。不識先生可以少那。俟月杪或有所遇。隨卽奉報。不一。是懇是懇。修翁先生大人。學弟濬頓首。

別後連日苦甚。以家有病人。而客囊如洗也。用是欲卒業不刊之書。而亦匆匆不克如願。雖妄識數則。略

無當於高深也。承命暫返。文中子心醉六經。終有日耳。初八日不得已一字。附上。倘蒙矜念乎。不敢強也。修翁先生弟濬頓首。

洧侯考

新正未及而頌。承招極欲領教。奈明午有內城之席。萬不能辭。恐往返不及。隆情已心醉矣。謝謝。同郡范年兄諱繼施。以小恙尙未過堂前。會荷留神。不識檔子上已註到否。抑另日補到也。乞卽詳示爲感。修老年道兄大人。小弟洧頓首。

前旣擾。未及踵謝爲歉。楚中王山長諱岱。係老名宿也。因就廣文。卽于任所起文。赴銓部。移咨貴部。未經過堂。昨聞湖廣藩司冊內無名。恐未便入場。乞年兄鼎力主持。卽致曹老先生。務令進試。倘須同鄉印結。不妨示下。以圖萬全也。頓候回音。切懇切懇。弟洧頓首。

程處士林

拙稿汚案已久。供噴飯多矣。千乞卽擲來手。尙容面悉種種。遜翁老年翁大人。小弟雲來頓首。

□祖謨 侯考

椽筆已光蓬舍。愛敬之誠。未能已已。謹再呈上二紙。乞卽將瓶齋二字。并尊銜酌量佳款。短長賜下。感何如之。修翁老年先生。小弟祖謨頓首。

余相國倅廬

長夏獲捧瑤華。深荷垂注。同心之雅。夢想時勞。乃未得崑馳尺素。寄問音塵。案牘紛繁。勞勞少暇。知能諒其穴劇也。銓曹敍遷。較復無稽遲之歎。得教知卽當榮轉。殊以爲慰。至若世人自異。徐公自常。但凜以夙夜之心。矢之靖共之節。正不必問之時勢。生之在此。不獨得失去留置之度外。雖是非毀譽。總不以之經懷。旣以此自厲。卽以此爲左右告。想勿逕庭其言也。萊陽已入啓事。甚是可喜。此地因之得以脫然。善之報耳。貴門人尙未至。閩中烽煙初定。易爲恩澤。當事頗多故人。當爲先容。在執事門牆。自應一體關切矣。種種不盡。更容續佈。西塞頓首。

今日已與法君言之。彼云正來會審。不及往看。已改沙耿二君。又囑其并催。二君果定何人。卽日往看。彼已唯唯矣。此聞。

昨有字奉報。未卜入覽否。王師古立候詩綾。致祝王夫子。想已就緒。望卽揮擲爲禱。不一。

昨勞顧未得迎晤爲恨。敝鄉舊學使魏子存。不佞骨肉交。此台兄所悉。在頃以生負充役之案。恐其相累。因向宗伯先生及朱黃高諸年兄。求其稍爲駁查。便可爲將來地。前因尊駕尙不入署。故未得奉聞。今駁稿已定。幸婉爲曲成。如不佞受賜也。如面不盡。

頃承台教。卽諄致之載老。據其回札云。似未可必然。尊駕不妨明早入署。以候行止可耳。札附覽。不一。連日以衙門會議。出署最遲。戎載老又未得晤。不知尊事已定爲否。何日引見。幸示以慰懸念。不一。南北迢遞。問好疎闊。亦以冷署蕭寂之狀。如同僧舍。不能走一介於長安。以至關切如年兄。亦未及時有

往復也。悵悵何如。諸事俱荷留意。古誼真摯。惟有感佩。萊陽卓舉。誠爲可喜。但得留爲後來之地。庶不負此日苦心耳。臬君邀恩格外。此種遭逢。古罕其比。無非台庇之所及也。頃因郵筒。聊附報言。未盡百一。外有小單。并州故鄉。未能忘念。幸賜照拂。容圖續佈。如面依依。古香手泐。

生倦翻趣飛。味同蠟嚼。所不安夙夜者。君恩深重。未敢負耳。然而江蘇繁難。殊出意表。兼以鶴老謝事。署篆片紙不行。四月積案。應批詳文四千七百餘件。又值秋審。奏銷諸大案。俱集一時。刻不容緩。即使手批口答之。劉穆之當此亦當斂手而退。況生之碌碌乎。勉強清理。三月來。寢食俱廢。救過未遑。至於飲冰在中。卽勺水無值。不敢入口。不過自盡此心。未能仰答宸衷於萬一。又安有不虞之譽。凡所以爲知己告者。大半略瑕取瑜也。新秋競爽。閩闔風高。乘機而往。應不後時。長安倚重生。實泰巖在望。凡屬時政。統祈郵示。不必論與生之相關與否耳。子陵之裔。心許瓦全。不期制府首詢其踪跡。而舉國譁張。斷難終止。不得不就輕便一路。內有貴同宗。事實多端。若非見其姓名相近。竟不免於虎口矣。藉使肅復。依依曷極。古香頓首。

日來兩接手教。深感注存。楊玉老之波渣。非不知例。咨題原可並行。以玉老須題爲得體。故姑從之。有費清思。計典之局。停止已久。雖從前暫行一次。原止管明一冊。諸體未備。今則加意求詳。雖不敢略。恐不免掛漏之偶涉。幸爲留意。倘得全邀包荒。皆屬台庇。有應略見之儀文者。不妨與姚岱老商及耳。崔兄已經吳門入閩。業付興泉數行矣。江表遠人。勺水爲戒。無可將念。齧鹽之餘。聊見此中況味。諒不我督也。凱旋

之師雲集。匆匆率報。不盡百一。容圖續佈。臨池依切。古香手勒。

箕谷主人 俟考

昨承垂顧。未獲把晤爲耿。季友年兄事。其中委曲。門下諒知之甚悉。但退翁處。尙未有人關會。僕雖年誼。關切。而病劇不能親叩。祈門下明蚤入署。切致之。僕病稍愈。容當面謝。只求稍遲二日足矣。伏枕再叩。聞年兄乳燕詩極佳。望卽賜弟快讀之。拙作在子綸處者。知年兄已見。尙容親晤請正。不盡翹埃。翹埃。

孔太保毓圻

春杪握別。忽已深秋。翹首雲霄。懷思何能已也。時從宅報聞詢。知近履嘉勝爲慰。前者安慶所選禮生。原藉鼎呂而行。至於荷愛弗諼。但念諸生往來供事。全冀當事優恤作養。并免雜徭。若與齊民等視。未免多欲求退。然此一段用情。出自當事盛心。又難以筆舌請也。必得老親臺委婉一札。力致撫軍。諭令所屬。加意恤之。卽此相成至意。實爲俎豆之榮。而老親臺明德所垂。感佩寧有既乎。揣此附懇。萬望留神。臨穎禱切。

復亨剛長。道泰履祥。遙睇龍光。曷勝雀躍。每從北來者。奉詢起居。知近祉增盛。竊爲欣慰。茲有圓清二人。頗善承應。特令其叩叩台端。幸不惜塔前盈尺之地。進而試之也。臨穎不旣。

孔太守貞來

自去歲十一月念六日到任。海濱荒殘。衙署冷落。商困民貧。私販充斥。以百孔千瘡之身。萬里投閒。不知

將來作何結局。所幸上台願見矜恕。或可優游歲月。乃見二月十七日邸報。陳太平炎盜一案。駁行江南總督。勢必由臬提取口供。若旌節尙未北返。同城相與料成莫逆。仰祈留神。一爲照拂。其爲感泐。何可勝言。天南天北。動踰數月。都門一切。統望垂意。寸芹侑函。伏惟笑笑存楚。中已有人促催矣。餘不能備。臨穎禱切。

趙年翁出關。方接手教。並見使者。省老爲尊札。僅三二之數。俱係潮色。且每封短銀一兩。前鄭提塘帶去一字。王府賈奏者。又去一字。俱請示下。久候不至。於七月終旬。買去金三錠。由家抵都。不知都中金子不行也。福寧州黃知州還。知其銀亦錠金。知其仍差人赴閩。繳還原金。方知都門之金。無價至此也。旋有人歸家者。亦諭以此金存之。俟鄒舜臣進京。仍湊銀交上。又慮及生都中無人照管。親臺乃朝中柱石。泰山之靠。正在今日。涓滄將至。舜臣又往。俱賴指南。閩中人文。不振久矣。獨我趙年翁治此科。將八閩人才收盡。不特爲閩中生色。更爲吾鄉望重。真不虛也。事事煩爲留意。想不待來之諄諄者。今督撫兩臺。推重之極。生自是盡力周旋。斷不敢有負台命也。便中附候。不盡所言。

孔明府貞瑄

弟爲飢所驅。謀此升斗之祿。今得食近地苜蓿。皆餘蔭之所及也。弟意歲前受事。則可預支俸薪。爲北行之資。聞向來憑限。多有稽遲。祈鼎力一爲催取。或有使人。或令聖府的當人。賈下勿由地鋪。弟自使人赴藩司掛號。若有楮筆之費。自當敬復。希存清慮。握晤在邇。餘不具悉。

抵都卽爲煤烟所中。幾致狼狽。幸而獲全。其不得售宜也。所惜吾邑十人。廢然俱返。爲可嗟歎耳。接手教。雅意惓惓。曷以自遣。敢不韋弦佩之哉。泰山拙作。被好事者攜去。江南刻之。字句尙多訛落。未改正版。留太平未寄。聊呈紀咏各一册。求正。惟教其刺謬爲望。關中劉年翁過岱。次日卽有益都之行。尙未登山。匆慢去。俟還日。當申地主之誼耳。親家釋服從吉。路遠不獲觀禮。兼口鄙敬爲歉。唯亮之。餘不備。

孔處士貞燦

樂圃數夕。荷風鳴蟬。和吳歌。致足樂也。幾度日月。頓成往事。懷想何勝。回憶何勝。茲以藩侯王親家之便。八行候平安。外海大翁託事。唯望俯從。王親家乃五犬子丈人峯也。篤實君子。生保無虞。可存此爲信耳。不盡欲言。挑燈莫警。

前函寄候。在藩侯王親家入覲之時。不覺又數閱月。闊懷一耳。非面布無由悉也。奈何。茲單縣庫吏劉之粹。於二十年考過吏目職。今入都候選。倘缺出應選。不爲捷足者先得。卽親家無疆之惠也。且此人於親家單庄事。每每極力周方。想已達台聞矣。更求推愛。叨寵無量。不贅。

燦頓首。曩者素亭中。無日不有上客高人至。劇談放飲。每相期爲第一流。自客歲春三月。親臺入秦。凡九閱月。諸友人素亭爲樂。不過再三。親密已漸疎闊矣。及歸來。則整裝北進。又喜名登天府。屈指間。前後二載。如分今古。良可歎惜。最恨者。生以無能下就。俗事羈身。凡昔所劇談放飲者。而今裹足絕跡矣。寂寥之況。自怨自悔。思慕之情。惟親臺是篤。未知親臺政事之暇。亦念及否。茲貴眷入都。敬脩八行。上候外。俚言。

一律以表不忘受業云耳。并呈教想像。平明近紫微。班聯序鷺曉。霜稀孤標有待。參梧掖靖節。何難列柏扉。秘署薰香。秋日冷。客窻迷路。故人遠。西園凍蕊將搖落。不見新詩淚滿衣。都門盛愛種種。風雨送行。知惜別之意厚也。歸來花事未闌。海岱春光。頗恣遨遊。用慰知己。茲有濟南李舜華諱英。考定職銜。赴部謁選。有援例之想。因相與甚久。丐言爲容。希諸凡指示。玉成。均感高誼。臨池神往不旣。

事非不忠。經手過從無多。是以未全有者。公餘遲時日。木槿如命。此復。教燦具。出蓮在春分之前。所有大枝。皆爲他家尋去。小槎數莖。聊以報命耳。希諒。教燦頓首復。

孔員外尙任

潭府拜別後。閉關兀坐。奄至歲暮。無人肯與弟言。弟又不肯與人言。咄咄書空。卽筆墨之緣亦斷矣。親家大經濟人。乘時利用。自有樞軸。區區假道學話。何與今事。卽文壇騷雅之言。亦屬閒情。獨是鄒魯聖賢之鄉。孔顏詩書之主。必於此處。大有斡旋。大有整頓。方不負今日蒼生之望。親家蓋世才德。卽此是事業。國家萬年基業。卽此是命脈。綱目大書特書。皆於此留意。萬不得以一鄉一家之細事目之也。弟放廢人。留心四大妙理。頗能證五行之雜。前親家教我云。奈天有五星。人有五臟。何弟細心體會。亦頗能爲駁語。暇當繕錄。並律呂管見。一並呈教。拙刻數種。已另人寄去。絕句百首。丐敍久矣。何吝之甚也。魯諺尙未成集。雖小道。必有可觀。且當六月酷暑之夕。紅炬兩行。洒汗如雨。親家赤體秉筆。弟揮扇充副座。漏下三更。採

風於臧獲僕役之人。亦闕里之勝事也。寄語長安。冷炕寒士。亦可當萬間廈庇矣。昨北門風雪中。送先兄歸幽宅。連日神傷。欲言者皆不及言。所言者皆所不必言者也。劉世兄諱光天。適與歲試過里。云不日赴都。故有此寄。劉兄單邑人。年誼故知也。其尊翁諱之粹。吾輩中大有作用人。考授從九品吏目。深感親家之愛。祈親家刮目視之。餘不贅。敬候老伯母大親家。並闔眷福履。

春樹暮雲。備極懸切。前聞買花揚州。今知結夏西湖。到處有逢迎。省卻腰纏之累。令人望跨下鶴。亦生健羨矣。吾里滄桑。雖更劫灰未淨。何不及早束裝。來看蟻鬪。第一室深山。雖不及扁舟漁父。棋傍爛柯人。庶幾似之。比聞六橋烟月。盡沒風沙。得名士一洗滌。如夷光重歸少伯。悲喜交集。有不可勝語者。靈隱峯頭。蒼苔應已題徧。倘命小吏。錄寄千里故人。庶了然於雲深之處矣。弟近況支離可笑。盡典負郭田。納一國子生。倒行逆施。不足爲外人道。然亦無可告語者。瑣瑣寒紙。遙博開緘。一胡盧耳。臨池不勝神越。

孔主事尙鉉

恭遇翠華臨祀闕里。弟輩得與講筵。遂蒙顧盼。渥恩殊寵。真逾涯分。而又特除清華之班。俾得雍容討論。肆力古學。皇恩高厚。匪可言述。況有親家提携汲引。師表當前。弟之前途。不大有生色乎。昨讀華翰。悉親家福履。代弟欣喜之意。溢於紙背。且惓惓以進取爲鼓勵。愛弟之深。誼比雲天矣。弟卽承教。乞宗主一咨。投禮部。祈親家照拂指教。雖鶩駘下櫪。能不望伯樂而思奮哉。感德佩教。容俟而佈。不宣。

昨自都門別後。於十一日抵家。諸事借庇。感非一端。又何必喋喋多贅。作門外人語耶。但恨茅塞已久。秋

試無緣有負。知己雅愛。是所深愧耳。楊氏之藥。大有效驗。尙有別懇。已載家父函中。祈爲致意。臨楮依依。無任神切。外胡二兄近狀。料應寂寥。相煩致聲。可奮志秋闈。不必作遊子顏。彈恹惶淚也。笑笑。

孔學博允陞

別後滿擬榮擢內府。不意大失所望。生爲快快者久之。想人生遇合有時。不必以此介意。綦年兄事。卽欲敝宗主諄切言之。不能如意。見時代爲致聲。非不盡心也。特當事者不憊憑故耳。元忠李年兄處。致意不盡。生允陞頓首。

去歲夏月一別。條及一載矣。節屆新正。想親臺道隨時和福。履倍增喜。可知也。弟邇來家計艱難。蹉跎日甚。不知親臺當何以教我乎。今令舅子赴都。便候興居。有懇者。代弟買涼帽一頂。並纓。足切高誼矣。臨楮切切。不盡依依。

前接來諭。真骨肉之言。已勒心版矣。恭候親家膺不次之擢。令叔恩榮。令兄高捷。一門喜溢。吾邑從來未有之奇。此必積德所致也。生忝在姻屬。不勝欣躍。生邇來命運蹇劣。遭家不造。去歲先父大變。艱難萬狀。難以備述。今又有小女出閨之事。諸事無備。又不必言矣。高明如親家。當何以教我乎。茲因元老在家時。曾言有相助之雅。今有一字。煩送奉懇。不知元老還記憶否。乞親家便中以言挑之。如有所賜。更妙。如一時手中空乏。亦不必強也。伏乞留神。乘便附候新禧。并闔宅清吉。臨楮切切。不盡欲言。制眷教生。允陞九頓。

孔觀察衍樹

弟中途臥病。昨已投呈於府縣。想旦晚申報。祈老年翁。如遇地方諸公。希爲緩頰。倘遂首邱。永佩明德。昨鹽讀大集。高華幽細。擅歷下竟陵之長。名下無虛。極爲心服。弟客秋入都。蒙令兄年翁同耿。又老攜入詩社。積有拙作。俱荷批評。恃在教愛之下。謹以原稿呈政。弟原屬率筆遺興。絕無法度。望賜南車。不忘嘉惠。臨穎無任翹企。

孔觀察輿詔

比者數械上候。老親家福祉。諒荷垂照。茲耑馳懇者。閱邸抄。見總憲陳公。爲捐納米草一案。將王撫臺指摘。在陳公。但就米草總數計算。以爲既留存如許。而價值又復迥異。自必駭然致疑。因有此舉。不知王撫臺向來在任。事無鉅細。無不兢兢惕慮。爲國裕儲。此弟素所知悉。今亦姑不敢枚舉。卽就現在而論。此案事例。開自二十年大兵雲集之時。其年已隨到隨支。至二十一年春間。值大兵凱旋。因部議原有大兵撤日停止之文。是以於三月內具題停止。其時所收甚少。而尙有馬將軍留滇。大兵歲需頗多。故理餉佛學士等。題撥協餉。召買支給。及是年臘月。復開事例之時。而二十二年之餉。已遵例預請有款矣。及至嗣後。急公者多。撫臺每於季報疏內。入告請撥。祇爲謹守成例。未准部文。不敢擅動。及准咨之後。遂卽支給。後適馬將軍等。忽爾旋師。遂致支撥不完。存留倉廠。至於米草價值。因時貴賤。非能預料。果係實情。並無別弊。若夫具疏折扣。係在省大小各官。公議僉同。卽弟亦在其內。原非撫臺一人之意。今獨論及於撫臺。各

官俱屬不安弟亦更徬徨因撫臺乃長厚平恕之人近來每進謁時言及於此卽自引咎不遑想回奏疏內必深自刻責但弟與在省司道談論之際覺此事實非撫臺之過用是弟輩深切不安在各位大人同老親家主持公道自有公照特佈下忱伏冀崇矚所有上余夫子董老先生兩稟祈爲相機轉達其王少司農處夙未因緣不敢冒昧知屬大親家年誼耑求老親家鼎呂婉白統藉宏庇前候余夫子董老先生二啓會否投到倘有回音並希查示臨穎禱切

孔太常允鈺

頃以曹舍親事會馳函託汪舍親轉達記室想塵清電矣興燦舍姪自都旋里知贛州舍姪暨諸姪事均蒙親臺推分照拂卽此樾蔭旁及益紉垂注雅意有加無已銘感容可言罄哉謝謝昨因撫臺謁廟弟赴闕里曾詣尊府而晤老伯及四老伯道體康強敬此報聞併候近履附有啓者舍七弟援例入監茲偕舍親輩一兩人同赴都門其李子大來乃朋來胞兄與弟爲至親厚知而郭兄慶遠亦弟之兒女姻家也抵都之後皆欲投刺臺擘求覲雲度弟敢以片楮先容俟舍弟輩有所商榷統望推所以愛弟者教之何番身沐優惠哉又昨袁氏札至言前物已全完矣未知果否併問臨池翹注不悉

孔學博興誘

去歲聞臺駕南旋入都時有遊東之意余不勝忻慰恨不一望見顏色也及子來說遂生歸養余心喜甚但際遇多艱無資進言至今延延未決因遐思吾與尊大人彈琴論道與爾昆弟執卷螢窗時不覺三十

餘載。今爾昆弟當壯行登樞要。余沉下僚。年逾邁。百感交集。雖然吾兩家先聖賢之後。讀先祖聖賢書。便當體先祖聖賢心。爲吾子者。慎勿以勢利自封。而以道德爲念。庶無愧祖先大行之說可耳。又思古人有一官自矢。一得自効者。而吾雖棄置終身。心竊嚮往焉。乃以所修琴譜成。是尊大人所較閱。余生平所積致。然而誠正格致修齊治平之道具載焉。非但未藝已也。今託子修表上聞。惟祈留意焉。是余一得自効之一端也。外具琴譜一部。筆疇二集一部。奉覽。椿紉一端。將意更有數鄙事。俾小兒面陳。統惟留意。臨穎神馳。不盡依依。

顏博士鼎受

不待尊前者。又數日矣。想台體日強。服食當如常也。前承命撰祭文。退而構思。以爲有韻之文。終不能入情。恐非家門所宜用。故憑臆草就一稿。因地濕不能趨面。專此呈上。或可用則用之。格字訓解。細查五經。已無遺矣。并附報太公大人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日來少問台安。想平復矣。此時天氣燥濕不常。正須調養珍攝爲望。適以冗次。未得躬侍起居。揣此走訊。俟一二日後。面悉欲言也。前喬三有一言乞轉達。并綾一幅。其弟一扇求書。俱乞留神。太公大人尊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伏讀緒言。字字切實。竊謂凡爲子姓。皆宜手一編。爲傳家至訓。至於手筆蒼古。又語錄中之文章。殊非小子所能窺測。謹卒業呈上。但受必欲得一本攜歸。昨已面請。蒙許以副本見賜。萬幸萬幸。徐子明日將行。

乞書其冊頁付下。并節孝詩。亦望見予。太公大人尊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台體日來何似。想已漸平復矣。昨承命節母詩。已草一章呈上。但恐不能肖大人手筆耳。喬三望之已久。萬望裁削。書綾擲下。孫前日所戀題詞。亦乞榮賜數語。感切感切。太公大人尊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顏刺史堯揆

在婁寺中。以李年翁欲卽往雲間。作小槭附致。嗣聞仙舟從雲間往武林。有旬日之留。方返棹上海口。撫臺已旋。糧道臺亦抵虞山。敝相知戶垣車與老。從金陵來。月杪卽到吳門矣。若武林事竣。望先到吳門。可與車與老共商。最爲切要。糧道臺前書中云。欲請台駕至虞署。亦可不虛其盛意。從吳門到虞山。方往雲間。上海至便也。特遣人馳懇。知必不靳金玉其音。顛候顛候。刻抄參疏。內有查各案。雖係因公。有無收完。尙未審明實據等語。望旨意未必有革職。則似可無摘印之舉。卽內部尙未知摘印也。時家表姪學士李厚菴二十七。八亦到蘇。能得一團晤商。尤便。臨楮瞻切。揆頓首。

會歷三任。亦經踰躐。然解組之時。浩然自得。自履婁以來。俗惡民刁。賠累不貲。蚤知難以脫離。但不知如是之驟也。平日兢兢矢慎。只爲去年十月間。奉派疊疊。賠墊莫支。各州縣會同。派於里下。誠恐刁民以私派爲言。吳門咫尺。豈是掩耳偷鈴。故出一勸捐告示。爲勸捐事。日來軍需孔亟。各上憲極愛恤民瘼。亦出於不得已。行派州縣。疊提捐銀。林立堂上者。鎖拿經承者。本州歷經三任。一貧如洗。僅領爾婁江一杯水。安有多金。可以賠墊。勸爾百姓。體念愛恤至意。量行捐助。此乃剖白無私。誰知州中奸人。拆去長安。撫憲

聞知卽行題參。明知因公受過。出於不得已耳。來牌內云。藉公科斂累民之語。查例因公科斂。其罪亦輕。況在赦前。告示雖勸捐。其實捐者十無四五。依然賠墊之累。功名之事。原是鏡花水月。但中有難清之件。不知如何得了。且婁民刁橫。從所未見。老兄臺古道照人。必垂念家末。深爲悵惋。望台駕一到。將心腹事。可以相告。而署事金山衛王公。初一日到任。可藉鼎力相托。此亦千載一時。知必不靳一行。弟雖無可報答。卽見者聞者。無不仰頌高誼矣。枚淚泐。檄馳達。萬乞留神。迅發懇望。懇望魯郡尊爲各憲最喜。并托之。見各憲時。求其從寬。刁民誣告。暨不准行。稍稍維持。亦要着也。縷縷難盡。揆頓首。

歲底遊虎阜時。滿訂燈節前後。相與進艇遊上方洞庭諸名勝。不意開正二日。遽爾仙舟揚帆。遂使三十里梅花。無賞音者。然計遊踪。勾曲則有茅山。入金陵。則有秦淮雨花栖霞牛首。上皖由秋浦。則可登九華。九華之勝。荆山如几。所讓其奇秀者。昔作牧須江時。當從皖城往返江上。不及登眺華山。至今爲恨事。知素有高興。且有濟勝之具。必不虛所遊也。三月時一函。差小廝問候起居。聞猶在皖城。五月小廝來蘇。尙未得近況。深爲懸望。錢糧事前將那墊各項。造列細冊。致上藩司。業批本府查報。維署府趙捕廳的爲因公那解。具詳司批覆審。幸遇新任陳府尊。爲人盛德。兼之同鄉鎮江太守高紫老。爲陳其受累之苦。日已覆審。各經承口供詳司矣。司有詳院例。亦須一駁。方得具題。總不能離那移一局。以看後來耳。昨稟見陳府尊。道台駕會臨吳門。問今還在杏。甚欣然有欲晤之意。則相愛可知也。錢糧大案。既經審詳。求台翰切囑之。諸凡照應。培植提攜。我自家兄弟。比他書自不同也。至懇至懇。幸付來廝領下。楊岱老三月初方巡

泉聞泉郡鄉紳同年。不論顯晦。只以一百二十金。送爲部費。無不用情。以納例僅百金。故此平易近人也。小豚家信尙未到。但有同鄉人來道泉州額已滿。語爲遞書者傳。云可往漳州去覓。不知的否。不日家報到便知。若濟自當完上。不敢稽也。溽暑異常。作字甚艱。不能多佈。尙容嗣候。臨楮翹注。小詩二首。錄教。堯揆再頓首。

奔馳河干六日。始回署。勞頓稍息。而上檄提錢糧。提捐助者。差舍林立。勞形苦神。難以筆盡。雲間勝地。聲氣畢集。把酒賦詩。婁吏仰視。真如在十洲蓬島也。到婁想在望後。南郊大梅正放。可同賞爲快。近覓有二事。但不能多。似有學易之數。周年翁必道及也。宬中草草不備。

乍合乍離。中心如刺。至於感激雲情。何可言喻。自見昆陵回函。有可効勞處。無不相顧之語。足見鼎力千觔也。計賑飢事竣。方得與撫臺同回。有的信方馳請。全藉周全之力。三五日旨意可得。雖未見全抄。內有應捐二字。輕可知已。署事殊不用情。且有行不得之事。強而相加。令人氣短。無奈何聽之而已。此兩日士民頗有舊官之思矣。可歎可歎。周李二年翁到婁。一點未能爲情。非意將芹。媿惡殊甚。計能亮我此時也。外附古墨二片。純毫湖筆四枝。又青石細石二方。此時亦難覓者。雲間有名手可鑄。希叱入。以供翰墨之用。餘縹緲。嗣佈。揆頓首。

昨日虎邱半塘之遊。不可無詩以紀之。若有佳吟。見示當步和也。前白門回。帶有蘭花茶一錫。如無惠泉。亦宜河水。方不辱佳彝耳。明日琴川的行否。不及躬晤。所托於劉道尊鼎言。知必留心。不待再贅。臨穎如

面揆頓首。

顏方伯敏

昨七月間。偶得痰症。危篤之甚。今得調攝如初。實屬厚幸耳。茲叨注存。殊切心感。都中一切。凡有可爲相照者。望留意焉。想一本相關之誼。自不俟贅言也。瀛洲之事。俱已力爲清楚。於九月望後。領咨歸里矣。其廟工之資。前後共付去貳千捌百肆拾金。仍復別爲之計。或可不日告成也。並聞餘不盡。

前兩閱邸抄。知老賢姪榮補。隨卽榮陞。喜甚喜甚。不佞入粵以來。衰病日甚。屢詳乞休。未蒙入告。九月望前。病勢漸深。復經力詳。幸蒙撫軍具題矣。不意二十五日。忽痰壅昏迷。不省人事。二十六日午後。已溘然欲逝。至夜半復甦。撫軍躬臨榻前。面驗不可復起。隨將司篆。委右江道簡謙老代署。不佞杜門服藥。奄奄一息。忽醒。忽迷。半月有餘。展轉牀褥。尙稍延殘喘。生還里門。得與老賢姪昆仲。握手款飲。於願足矣。功名富貴。於人何有哉。伯虎於十月望前抵粵。幸舉室有托。竊慮部覆。以覲期已迫。不允告病爲詞。耑囑文豹。拜懇老賢姪。於當道前。不靳緩頰。仍藉鼎力料理。萬惟覆准放歸。況入覲已有臬司借道員代之矣。至切至切。把筆黯然。澹園太史均覽。不及另致。

五月初接家報。知已到任。彼時但知爲織造差人帶信。初未知爲孫老先生之役也。別來三月。度日如歲。幼子幼女。相隔廿日。俱以痘殤。暮年晚景。其何以堪。買銅一事。都門甚難。此時都門之價。每觔九分五釐。且苦無處措辦。岳甥之言。盡爲子虛公烏有先生矣。若指此完局。必然誤事。前長班去時。僕已言之矣。停

鑄之議。詢之當事。云雖無此議。然銅觔久乏。已停多時。分造漕船。事隸水司。當事亦云造船係漕督委地方官管理。非內部題差。其報部止有請造之文。並無差官職名云云。俟查確另復。揚關鄭淡老。差滿至京。見在措銅。看彼作何設處。再報可也。六老一天高興。處處索然。此亦自作之孽。但連累許書辦。爲可憐耳。若未往江右。止之爲上。彼中諸公。大費脣舌。近且俱離地方。有何益也。溽暑勞人。加餐爲祝。餘不及。宗敏頓首。

客歲除夕前三日。紀綱至粵。得接好音。兼承佳貺。骨肉之愛。遠倍尋常也。細詢道履。知數載於茲。老賢姪以清階雅望。遨遊於吳山越水之間。名園載酒。畫舫徵歌。吏部詩篇。當汗牛充棟矣。第四海蒼生。屬望安石。幸早入春明。翱翔揆席。爲宗族寵光。如何如何。鬱林象郡。爲古來安置罪臣之區。不肖賦命不猶。適承其乏。矧當大亂之後。軍供浩繁。一切不經之費。皆取足於方伯。其賠累之苦。不可告人。勉遵來命。爲令郎代捐。謹將咨文監割庫收印結。費上。在老賢姪必有以諒我也。使旋布復。宥次未罄欲言。愚叔敏頓首。

顏太守數

別來兩月。積思日深。銅斤京師甚難購。而包攬者。堅不肯令見現銅。恐屬設騙。是以未能相聞。但聞各省鼓鑄既停。南中購買。或較昔時少易耳。餘不多及。

顏處士光南

匆促一別。未得傾倒衷曲。只緣俗務勞人。實於此衷不安。二十三日更餘。方至署。卽將手札已致主人矣。

渠極感戴之至。欲親往候。目今新餉開比。刻不能離。特遣使崑叩行臺。并申謝悃。外具不腆之儀。聊申一芹之獻。屬在至誼。亦不必見外。希存之。候犒郵者。二十七日。主人誕辰。候祝過的。於初一日。准至維揚。偕往家下。作數日之歡。何如。的於何日起行。幸示知爲望。大姪至寓。匆匆未話。聞欲回家。希留二三日。卽來面晤也。周李二位年翁。不敢另啓。廿五日。次海陵。愚南頓首。

客冬拜別後。承約吳門再晤。及歲杪抵胥水。而彩鷁已先發太倉矣。黯然返棹。離索縈懷。不謂家嚴卽於新春抱恙。調侍五閱月。未見霍然。每勉強掖坐間。猶翻閱佳句。不忍釋手。至蒲月二十一日。永訣時。尙快。快以不能重挹丰儀。作呻吟也。至今言之。徒有慟悼。因未知行旌向往。不敢遣使訃聞。亦恐旅次聞之。不免傷情耳。頃接手函。備悉近祉。西湖風月。領略經年。悅性怡情之歌詠。又不知如何盈筭盈几矣。惟俟歸來。當於米家船上。索李杜遺音也。文宗按臨。冰心鐵面。僚屬多士。凜若秋霜。卽至愛夙交。不遠千里來者。俱不得復。兼謝厚賜。如明春定晤。文紹兒仍望鼎言一薦。倘再得邀寸進。皆賴大力扶持。藉庇於無窮矣。至囑至禱。主人每以未晤爲念。戴紀綱自能細道詳細也。家慈暨內人姪兒。統候台安。因來者匆促。未具一絲申意。統容駕臨。再申鄙念。不盡欲言。不孝光南稽首。

嘉平在家。雖然草率無備。正好握手暢談。朔風猛烈時。又匆匆放舟吳門。別時深爲惆悵。至次日愚亦往海陵矣。途次又遇主人往蘇。卽拉偕往。二十日始抵閩門。隨命小使往徐園。遍訪竟無一音。又至繆年兄處問。始知行臺尙駐太倉。空有懸懸未盡之言。不得一晤。至歲二十七日啓纜。二十九日方抵幕中度歲。

至正月燈宵方能回家。又值老父病甚，刻不敢離。親理參苓者一月有餘，托大庇此時將有起色。日來望切，總無一音。於三月初一日，姑蘇人至，詢及始知尙滯於茲，不知何日可抵真江。再得話別，一大快事。家父母暨兒輩亦望甚切。今有姑蘇陳茂甫老子優伎，恐在茲欲覓優童，此人亦可吸引，不致誤事。楊丕老亦有回字在家覆矣。所托李江都事亦屬子虛。院臺以久進都矣。嚴益老亦時時念及，不得一晤，奈何。奈何。如便中有人至，乞示一字，以慰遠念。至囑。今陳茂甫親至太倉，附候新禧。安福學臺尙未臨考，再問李年翁周年翁不復另啓，乞叱名致聲。三月初三日，次海陵，光南頓首。

前過省，滿擬一卮祖餞，話別長干，不謂毒癘作楚，清晨渡江，未及面別而行。俟州中回，再當同來相晤。但別後復起大毒，痛苦呻吟，晝夜弗寧，不知歸期。約於何日，陸路舟行，可有定議。種種關切，望一示知。奈何。不得借兒輩撫衣道左，一話衷曲而別。望祈宥恕。江南所製數物，聊表一念。恕我不恭，外具套一帶，一祈轉寄大哥，勿以菲褻見罪也。幸道意。嚴益老極感前議之物，如數繳上。所慕鹿結伽南，以如意送來，但此物非可輕得。尊翁粵東十年，方覓此物，希珍之。呵呵。今不孝家住真江，伶仃孤子，或相知之中，不惜齒芬，稍爲噓引，或留一二字，與省中當事，稍爲照拂，則沾慈履無既矣。伏枕不恭，統祈台電。不孝光南稽首。

顏處士光表

戴使旋曾有一字寄去，諒入覽矣。戴使所說事，不但不知，并不聞其姓名。彼到杭次早，卽渡江矣。遲四日而回云，方知本人天水姓，細訪之。其人頗有身家，非無賴輩，但係江東人，素無知識。老弟還當寫字與朱

書調妥。不然竟受人騙。豈甘心耶。歲底有一字寄至吳門。不意老弟解維矣。歲暮百凡叢集。甚難解紛。幸愚老相爲少助度歲之資。只是想念吾弟。不能時時聚首。爲悵悵耳。目下欲往江東。諒王明府自是遵老弟之體面耳。容日後再報。不知老弟到金陵。光景如何。吳門嘉禾。想來有限。又不知何日到安慶。何日旋里。何日進都。殊爲記念。屠兄被論。只當又去一庄矣。放鶴亭何道士。寄來扇一柄。畫一幅。云姜定老要求一扁。三字式樣。寄來便中附候。來人係施二麟之乃郎也。彼岳丈係南京人。特來訪親。如來時。乞與一晤。并望寄我回音。以慰千里之懸懸耳。鄭寅賓新安札。便中或與彼寄來。百凡更望珍重。李周二親翁。不及另柬。乞致意兒祚。并候老弟福履。不盡欲言。俟容再佈。二月朔日。兄表拜寄。

十月間。方晤蜚南。悉知老弟近況。惟有懷想而已。薄具壽山石盃一對。新興大洋綾一端。特此寄上。爲老太太千秋。幸查收之。聖臣事老弟。自是多方爲之。此兄年來相與。不像忘本之人。彼自有相報耳。再分司張諱令甲者。進都時。兄在抱病時。不曾相會。不知曾來謁見否。瀚學使者。考試有體。弟何不託海寧親家。覓一二人。與聖臣。亦可得此一宗。老弟之意如何。杭大守。因李德兄孫樹老相薦。相與甚善。乞老弟便中一札及之。再瀚中進京諸公。與老弟相好者。乞賜一言爲望。有李德老年兄一札。乞遣人送去。前彼曾寄一報。并毫筆二封。諒已入覽矣。餘不盡。兄表頓首。

前朱年翁進都。曾有一字寄覽。不知老弟曾入目否。愚兄近況。前札已悉。從四月間。忽得臂痛之症。大抵是血衰冒風之故。服藥至今。尙未全愈。聖臣處承託。已盡心開陳。幸彼亦見諒。頗從一二。凡有見委。皆竭

力報之。目下政聲頗可聽也。彼推弟分念兄久病，以參苓之費爲艱，來邀數次，愚兄非敢養重，但因病今歲竟未出門。又見人情凌薄，所以進止畏縮。八月間，聖老因公事來省，過寓相邀，云山陰道上，可以却病。因而同渡江東，但當事不日到任，自當謹飭。相知者更當體諒。數日間，卽旋省矣。茲有屠子發年翁，乃尹和之雁序，爲人老誠持重，令郎諱復隆者，少年英發，已拔貢矣。與兄相與甚善，今有事進京，倘造謁時，望吾弟俯賜垂睇，通家世誼，諒不俟諄諄也。兒肇祚，幸肯讀書，係仁和諸生。老弟可留意焉。目今在菜市橋，又開一居，皆謝子彞之幫助也。餘言不盡，兄表頓首。

多年蓬飄，得與骨肉十月聚首，而且意氣投合，忽焉分袂，悵黯情緒，實不堪當。劣兄向以豪爽自負，信其與老弟必再續舊好。此日在河干候老弟舟開不見，不覺骨肉情長，而豪爽氣短矣。想老年人乃如此耶。歸來淚洒滿襟，終日飲食頓減。兒亦知解勸，自亦能排遣。戴僕到日，甚爲喜慰。讀來札，又感諄諄愛我，非有胸無心者。終天恨之人，歸里之念，候其機緣而已。田輩南自寧波旋省，路經越城，曾晤王明府，道及劣兄，只云到省當圖一晤，別無他說。伏望老弟再寫真切一字，得彼此有益，足紉至誼。不然人情如紙，恐費往返。高明自有裁示。吳門白下都中，便時幸常寄信，更感更感。鄭寅賓到省候送，又討新安札。前老弟云亦已寫就，便中寄回。兒援納事，經手人云數日內必有確音，亦聽其自然。自當別圖。戴僕來事，雖非經手，未免氣悶。我們所行在前，夫復何說。老弟從今人來，先度其事之可行不可行，再訪其人之可託不可託。要緊要緊，又不損德，又不費神，惟老弟留意。有懷如縷，不盡欲吐。兄表頓首。

久不見弟信。九月二十八日。得接手書。不勝忻喜。可知向日想念之切矣。捧讀之餘。殊爲感激。非骨肉何以及此也。前屠生來云。老弟身體。一時違和。未免中心懸懸。王九功兄。舊歲冬底。親來要書。不得不寫。今知不曾寄到。問彼云。係報中寄去。內不過彼求老弟逢人吹噓。兄亦非粗浮之人。捉筆自是斟酌。不寄到亦不妨。彼此時亦謝事也。至於屠姓無要緊者。所以寫字介紹。魯姓原與聖臣交。始相合。而後不相得。從中調妥。故許寫一字。實不曾寫來。所以在屠札中。止提一言。以完其前許耳。非義背理之事。從來不知行。亦不肯輕于瀆於人。近見人情凌薄。愈加慎重。老弟當放心。放心。祚兒頗肯讀書。文亦通徹。酒興如舊。然有許多老景。都門之往。極欲與老弟把臂。但恐途中辛苦。來歲再看機緣。聖臣無意中。忽遭此累。甚爲扼腕。不知將來結局如何耳。彼云。曾有三次字寄來。未見一回音。桐江在湖中。作令時。相待甚隆。聞信不勝傷痛。季霖兄曾有字到湖。再囑者。百凡珍重。諒不俟多贅。餘不盡。兄表頓首。

顏處士伯璟

連次家報來。知爾已強健照常。不覺色喜。但慮事繁心勞。尙當加意休養也。四叔前月念日。已至。却帶沉疴。雖無大慮。亦須數月。方可康復。所求皆未就緒。病不能早歸。殊覺狼狽。幸兩萬親家諸凡照料。未完之事。悉託彼處。又差轎馬。遠送至家。令人難安耳。便中宜一寄謝。澤州王世兄。亦相待甚好。字亦留彼。不日還。欲差人去取信也。召恩欽車子。前月初七日行。想月底可到。唐轎夫二人。并郭姓。同日到家。皆攬長夫。因二人準假。他同支定銀。勢不能獨留。故竟南來。不是儘有情。亦可原容。日或追欠銀。或再遣還。另作區

處也。廷試出監等事。來家都向我云。深感照料。我亦不知果否。府主亦不以爲無當。而曲賜原諒。果有力可効。自當奔走恐後也。家中此時修漏屋。諸僕無暇。爾母生日。亦不及再遣人去。待念外車人迴信。至再報詳細。大小平安。四叔恙亦勿以爲慮。惟體虛須養耳。時五月初二日書。

顏司馬伯珣

自四月選庶常之後。日望吾姪南歸。亦不謂甫釋野服。遂登朝班。誠有如今之可慰者。向曾寄詩有身近仙臺之句。彼時不知何見。但覺非尋常贈送套語。而今果復驗矣。且吾姪通籍之日。正值天子親政之時。此中際會。實不偶然。吾姪又何幸也。索米清貧。他人或以爲苦。吾姪志在淡薄。世俗之見。又何足云。但我輩讀書不易。必如今日。方爲有成。且又官樞要。近天顏。身實聖賢之裔。必爲天子大臣之所崇重。同寅僚友之所觀望。吾固知子必非漫無處此者。而猥如流俗人之所言也。今子聲望已在人間。但願子常念何如不媿科名。是所勉已。從子去歲遊秦。而予便爾無侶。亦不願接見外人。今復倍寂寥矣。言之淚墮。昔人有言。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寧不悲哉。竊思數年來。我所與卽子與也。三五人中。所志絕不能同。今已局面大異。而我猶故吾。其不相入。子所知也。是又謂對面難逢矣。閉門無聊。獨與六姪爲友。渠幼無知。而又多致。時能啓余。誦書當歌。把青荷葉。濯足沼中。亦足樂也。三姪作文。爽透有筆致。四姪亦已成篇。汝妹夫。近且變化非舊矣。兄弟篝燈不輟。甚可喜。蠲賑二雛。學語如鶯兒。小七前恙。頗不發作。差可慰耳。西鄉觀音殿。落成久矣。今塑像社翁溪女。競爲善事。鐘磬之音。繚繞於泗水間。是又不啻一花界也。城中園桃。

今漸成圍。每至熟時。恨不得與子共食。所接三株。其甘如蔗。桃花下種梅一畦。今長尺許。不久卽花。晤子無期。殆將憑寄驛使耳。五六月間。有二蹴踘者來。留連浹旬。此藝較前稍進。無由質子。其人明春或當見子都門。昨子書來。勸以留心舉業。極爲懇款。自維學淺才薄。終無可望。然而讀書之志。初未嘗墮。吾與子弱歲受父兄之訓。經今二十年。朝夕相謂。竊願學今時所號爲迂闊其人者。至於功名成否。又無論也。吾姪平日篤信愛人。孝恭自矢。吾雖不能常自勉強。傲子。今子果食此報。奮翻天衢。以光我先德。使我雖終身蓬蒿。又何憾焉。獨是吾與子兩歲闊處。無可爲懷。祇勉強不作愧心事。以報子。是我所自盡也。餘情縷縷。欲寄恐亂遠人之思。吾姪仁人。斷能隔膜知我也。臨楮怒如。筆不能悉。願寧老旣同寓。不另作札。煩吾姪一爲致意可也。七月望後三日。叔季玉寫。

二月十八日至湖州。山佳已先到五六天矣。青士與孫封翁。意甚慤厚。但云渡口來遲。問津者已寥寥也。私心尙欲移棹。樵李待之。不意其又有漸迴餘杭。且渡錢塘。而入東陽之議。東陽則先有金氏在彼。且持久曠日。或反相左。故不能無感于逐鹿之喻也。因擇而探之。已命塞脩通言矣。雖云貌美喉清。但僅各誦毛詩而已。揆諸所託之意。實多恨耳。閒中一棹西湖。專爲顧子之約。已作一字。并前緘致之寧波。六橋花柳。非復曩所傳聞。僧館蕭然。徒勞歸思耳。從到湖州。雨無閒日。不知上江估客。來勝前否。闕務及諸費完結否。家中銅事。可有迴音。歸裝可粗治否。諸僕無可託者。汝又無暇親及瑣事。搬移人雜。殊宜察防也。倪良棟。覓利如蠅。毫不放寬。又不知大體。切勿使之買物。並內外及諸往來將命也。前兩皮箱。未有封鎖。臨

時須親封固之。餘櫥內散置諸物。總封鎖在前。買大皮箱內可也。切切湖事不知何時完結。月盡定可至關。不則四月初旬準到。萬有耽延。須繫舟稍待。或數日不至。不妨先行。我後乘小船向揚州趕去。此亦設然之慮。料不至是也。前定做螺甸碗。繡衣。算盤。手卷數件。如未取來。急令李僧孺索之。不可使倪良棟。蓋迴驗從前。其欺騙種種。深可恨。深宜防也。餘不悉。

二三月間。准擬棹小舟入都。不料弗果。其所以不果者。不得言。非爲途次艱難也。然不果又竟省便。蓋女室家來。我實不能置懷。且嫁女瑣細。又不願獨貽勞女高堂也。一接北來人。頓慰數年離思。却又念女索米爲勞。骨肉離側。恨不卽得馳千里驥。一把女手。撫女膺耳。愚山冠蓋滿堂之句。近漸閱歷。始知其言之悲且恨矣。春來每一憶女。零泪幾不自持。靡日靡月。惟憂用老。惟我知女。女知吾耳。女囑已悉。勿用懸切。客況寂寥。善自愛爲可。

自得齊河信後。至初一日。有報人到。知已補驗。封司俗士代爲快快。不足道耳。家中一切平安。諸事就理。無可繫懷。但不知秋後可能令數眷先行否。前郭吳兩處。已俱致之。郭意漠然。吳最感切。而亦未有嗣音。東使並亦未來。張德一項。亦趨令速備矣。衡山於七月十六日東行。其主人又有一函。意哀詞懇。不知能爲之地否。夏斗老尙未行。常爲凝輝立方。但其病勢既大。又任性不受人調理。殊可慮耳。笠翁史略。雲門索之屢矣。但有便。留神查寄。忠烈傳成。並須急寄爲慰也。丕顯使者匆發。遂不及詳。八月四日書。是日卯刻。大雨雹。逾時大如雞卵。或如拳。積地四五寸。秋禾如捲。被其害者。守隴而泣也。並聞之。

前有數次家信。不知俱到否。聞哥哥急欲南旋。計此札到。必就途矣。歲晚務閒。正可借此保息。何太匆匆也。殊深縈念。張德所述。已盡謀之在乾。無不允諾。恐所難。特其令兄耳。拖泥帶水。總覺不快。正不如始終之爲妙也。入冬以來。手口並作。竟三月矣。爲兒女作馬牛。固所不耐。而寂寥無可與謀。尤不能無感耳。元鬢星星。不知他日何以對女也。翔九入都候選。須一照管。彼用情吾家過厚。正未可泛泛也。餘緒如絲。穴不能及。

春來諸穴蝟集。有懷如結。并運不常。徒兀坐空園。終日書空耳。梁國棟來。悉知吾姪近況。及遣來意。特事不從心。於其返也。但目送之而已。彼至或能略道之也。石城二兄。赴都廷試。素爲社友。且至戚。或有所教。應順應之。臨發欲我一言。因順寄計。他不能及也。燈下匆匆。不勝悵惘。

初一日有一字付魯老使。不意仍遲至。同行想待此信。亦不甚急。別來遂爾浹月。炎暑無事。離緒頓縈。北園荷花。日放數十頭。都恨前洗盞挾鐵時。未得如斯爛熳也。七夕江右人來。形余兩度。不覺失笑。明日三師傳亦至。歸裝蕭條。殊不似在金陵景色。所帶我家物。亦皆非正身矣。因又諄託前日承恩寺和尚事。我以無據爲辭。三師又復切切之約。但求有濟。薄命人不復覬覦矣。因副去二紙。要相機圖之。至親委不得辭却。如必不獲。俟他日另商可也。或冬間修候徐老師。只發一函。承髡代備其儀。簡末一及之。令其有據。易易矣。雍孫輩抵都。或憶家否。途中能耐奇熱否。並問別緒草草未悉。三師古董二件附。稍求便售之。七月望前三日書。

七月望後。已整裝。約次寬西向。因前書來。遂復耽遲。今更無所待矣。大約兼程已不能如期。朋後之語。將來十八九耳。潞漢既迫。想應分行爲妙。十一兄便往殊省。周張新寄數札。倍壯行色。若晉中已明註之。卽繳還。亦與十萬當。但存而不用可耳。且此鴻泛泛。未應卽付也。三師南來一月矣。所共至令。葛藤難與爲仁。此其明驗。承恩和尙。絕無憑據。蚤晚發迴原物可也。匆匆不悉。

七月二十九日。孫太二人來。知銅劬已貯局。將交得當甚慰。獨西行羈滯。隨役不定。行李諸事。遂皆耽閣未就。擬二十旬始發。日晚一日。奈何奈何。十一哥此時。應已先着鞭矣。昨汝濱行。有愈心親家相託監事。匆匆未及矣。昆仲蚤晚入都。在家屢來懇說。求吾姪一爲周旋。總之欲速欲省。到時須加意。爲其委折。務使遂願。蓋以愈老至戚。且知物人又屢受其囑。實非泛應也。其北上未知何時。以我有遠行。先書此字。餘無所及。都中近況何如。小大悉平安也。能周二公。方伯恩奶奶各致問。八月七日書。

四月二十日。始自商州抵家。居外八月。強半爲病牽纏。今幸漸平無患矣。澤事歲肯已付子贊。其人自足肝膽。今卽欲取消息也。惟客長安最久。其人食言。又不得一面質之。李華西雖多方婉致。反多不情之辭。後擬至商一決。不意病劇不能待。因又留之含萬。此其大概也。後或得當。亦未可知。然豈能有真面目耶。計余爲此行者三矣。而皆不效。自惟智拙慮疎。而所遇又皆若輩。蓋不能無憾矣。自正月以來。每夢必與吾姪聚晤。且盡愁容冷語。絕非曩昔。如此殆無虛日。覺來耿耿。以爲病中常狀耳。不料抵家之夕。便聞吾姪亦病。彌月不痊。家事紛擾。至今未定。吾姪曠懷人也。一墜此網。爲累不小。乃知前夢關情。殆非妄耳。極

知傳言失真。但桃蟲拚飛。實不可測。有不得不爲深慮者。家報中已切言之。無庸叔贅。唯願吾姪體認力行之。自獲安妥。脫使不能。則家報中勿狃小節一語。誠旋乾轉坤之最捷最易之一着也。憶昔房嶠梅曾論我二人云。是二人者。誠厚有餘。而剛果不足。今惟于吾不足者留意可耳。丁未夏。叔家信中。曾有吾二人骨肉而朋友一語。吾姪每爲感憶。惟其如此。因又有斯言也。自去年元洛口別。奄又週歲。而今叔姪興味。皆墮苦趣。揆厥所由。實惟自召。迴憶洗耳清江。賦詩竹樓。不恍如天上哉。一歲離緒。兼又所遭如此。焉得抵膝一握。談爲快耶。病餘未能多及。惟吾姪自愛自重。是所望耳。未遑崑函。候安嫂嫂。唯吾姪轉達。聞雍孫聰慧倍增。甚喜。紗衣遠致。並謝李華西字附。

顏學博伯秀

使旋接誦手答。骨肉情深。感刻無既。謝謝。愚性鹵僻。世味無緣。兼之樂俗薄險。故思稍一更面耳。如功令嚴切。必期十年之限。則將無望矣。苟可通融。乃乞鼎力玉成。討付一字。以決進退。瑣瀆幸恕。并候新福。神馳不盡。愚伯秀再拜。

海角散吏。鷓鴣儒林。旣鮮建樹之業。復乏潤身之策。雞肋蠅頭。殊堪興歎。幸叨門內。冒竊榮光。久未修候。汗赧實深。歎甚歎甚。今有懇者。樂俗風薄。人事日非。六載楚囚。何堪久戀。思欲別更面目。以結暮年之況。不有依托。何能振舉鴻飛哉。特遣奚奴。走懇指教。或縣諭。或州正。一爲謀之。不知所費幾何。卽不然。仍以木職。別調一縣亦可。但因途路艱阻。未敢攜囊。如三二十金之費。求鼎力轉貸濟用。年內外卽送去。不敢

少有所負也。其地方求於西，不求東，以老年人故，鄉心切耳。若無見缺可圖，推而候之，不識可否。再不然，州倅縣佐之屬，亦可商略而舉之。倘有所就，得以離此危地，感德沒齒矣。恃在骨肉，諒不我拒。故敢吐此肝膈也。寒齋無可將意，聊具繭紉一端，少抒衷私。惟祈莞內是荷。臨池依依，無任神馳。

顏太守光是

解本邑黑鉛赴部，率此候安。知二哥懸念關切，遂不禁言之醜縷也。捕官北直人，頗能辦事。此宗黑鉛，新野原額八十餘觔，去歲部增至七千餘觔。地方素不產鉛，辦解之費，歲至三千有奇。開銷正項，止二百餘兩。二年之中，官民交困，屢次哀籲題免，竟未允許。尚欲竭力圖維，卸此重累。未知能行與否。二哥謂我計將安出耶。文宗尙未按臨，其書臨時，自當就緒。都門倘有便羽，幸以近社附示，稍慰遠懷。把筆不盡欲言，愚弟光是頓首。

顏都轉光猷

天不厭我家世，而使吾弟捷南宮，授內秩。此雖才大使然，實吾祖父盛德所鍾也。吾弟當何如不承哉。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書云：同寅協恭，和衷哉。噫，盡之矣。吾弟天性純粹，學問充足，余何容贅。雖然名盛，則居以謙，志大則斂，以靜。君子立身，往往如是。但余叔姪三人，自總角聯床，風雨晦明，未嘗少離。去歲以弟客秦中，相憶半載。今又連鑣飛去，吾叔與余獨鬱處此，命也不齊，亦何足怪。近者吾叔勵志，方下董生之帷，余以才薄意懶，雖事筆硯，無益也。聊勉從之。第余與吾弟手足情重，又將數年不見，耿耿此心，惟夢

可知。計自今吾弟在京都。日親長者。詩文琴書。日盛一日。又豈余之所敢望。今以僕歸。頗寄數言。千里談心。惟其炤之。以外庶事。另具別紙焉。兄光猷拜書。

吾弟姪去已半載矣。數月以來。慈母懸念特甚。如秋後稍能寬裕。幸接慈母一往。天祿榮親。吾弟性分內事也。慚愧慚愧。昨來札以字文相諄諄。足見雅意。但余才庸。未免悠悠過之。今有近藝數篇。使人帶去。非謂可質大方。實欲就正有道。吾弟使不厭冗俗。當爲一一抹出。余雖素性傲劣。文章之事。甚勿狗此情面也。如再不暇。長安先達聯車。吾弟亦肯轉致否。外索米維艱。家中實難辦置。東西南北。未始不可廣爲求也。凡事止要速成。不宜空叨議論。關西之行。足可鑒之矣。臨書曷勝跂望。兄光猷拜寄。

過歲無事。頗覺清嘉。余亦漸健。但未能勞苦出門耳。孃在都履福。不知幾時可作歸計也。因屢承爹命。着致書請孃回家。不敢默。故再言。苗孔大妹。前恙亦覺大愈。無煩掛念也。外蔚光孔年兄言。老弟有會試經書擬題。乞便中致之。餘不宣。時務表題亦要緊。再並致之。何如。兄光猷。二月二十一日草發。

顏都轉光猷
考功光敏

自罹大故。諸凡仰荷照拂。歿存均勒。抵里以來。屢蒙枉弔。使草土餘息。得藉生全。未審何以仰酬高厚耳。昨懇與白公所云。實出至誠。目前之局。刻不容待。家叔明蚤。擬親至彼面商。仍望老師一函爲之儼介。庶可相信。盡言也。倚廬草勒。不悉。不孝光猷稽首。

顏考功光敏

宿荷雲天。迄今銘刻。比聞榮擢。卽持三寸不律。相天下士。在我公不自以爲榮。而泥中人望之。如在天上矣。不孝倦遊落魄。茲抵關門。本應趣候大教。因先人諱日。在二十一星夜。遄歸。故不遑圖晤。年餘托鉢。輕裝如葉。倘有應輸納者。老先生卽會滿公示下。立給鈞批。俾得飛渡。拜德何盡。先集拙吟。並求政定。芹私并勿。靡爲望。臨池依切。

令甥南去。已道衷曲。諸凡珍重。所不待言。今懇張夫子寄去兩札。甚爲的當。費去者卽張夫子紀綱。可具一稟復之。又汪蛟門年兄云。平山堂祠。原耑爲歐陽公設。今頗濫祀時賢。欲爲廓清。已言之撫軍。托不佞向年兄一言。共成此舉。故并及之。餘懷不悉。

昨見中州王年伯云。修老先生。甚不滿于尹和。已爲寬解。至再。恐終不能釋然。而尹和竟未相聞何也。年兄關切。尙宜蚤爲之地。大約得重望者切言之。乃獲有濟。未審與年兄有舊否。江都事。曾囑馬年兄否。并希留意。統容面悉。

居長安終日匆匆。忽而言別。甚悵惘。承惠注。增愧何似。昨晚與周量曰。緝子端灌湘言。當與老年親翁。把臂入林也。弟行期若定。再走別以謝。外聞昌時爲老年親翁效力之人。頗有不甘。屢屢向爲忠告。幸留意自玉。投啓規矩。容請教。更望作一詩贈行。榮甚。

都門聚首時。命酒當歌。宛然未散。真不圖年兄再聚長安。而弟反獨作離人也。自遭大故。匍匐南還。苦廬却掃。不敢與聞外事。東瞻紫氣。音問闕如今。且計日促裝。匆匆北指。其去年兄台端。彌益遼絕。茲遣小价。

敬候崇禱。遠道荒城。并希原鑒。戎父母前。已爲年兄道及矣。我同人假蹇甚多。比來望眼欲穿。好音不至。奈何奈何。臨啓黯然。

匆匆榮發。祖餞闕然。延望南雲。載深離緒。前接家君手札。深幸得接高賢。但爲塵穴碌碌。未能常依末光。實用悵惘耳。昨晤銀臺諸公。始知老年翁。有上書之舉。訝謨碩畫。固陋雖未獲聞。然奉教日久。知忠愛悱惻。本乎天性。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矣。遠頒華翰。彌荷注存。因值便鴻。敬附數行致謝。荆南暑濕。順時自愛。有便仍望時惠好音。臨啓翹切。

都門所懇購書數種。特託崔令呈覽。幸爲留神不悉。

閒邸抄。始聞近況。私心懸懸。有如焚溺。卽欲策馬南行。一奉起居。奈遭先君之變。方爲襄事經營。不敢遠出。特令小价往候台安。秋氣漸深。伏望順時自愛。餘棕統容去价口稟。苦次荒迷。不莊不備。

清和序屆。知年兄凝祥集慶。川至方新。不孝罪孽萬端。遽罹荼毒。匍匐歸里。無望生全。想至誼關切。如年兄聞之。未有不惻然動念者也。目下已卜宅兆。襄事必在秋間。而都門拮据之後。遂至屢空。苦由梵梵。不能別爲措置。所望故人高義。不啻調饑。乞年兄暫貸一二百金。付之去价。使得稍盡子情。略贖不孝之罪。稍待從容。卽圖趙上。我輩手足之誼。平生緩急。更無大於此者。知年兄定不膜視。至異日相與有成。亦或別有圖報之地。然在年兄前。亦不敢預爲嘵嘵也。行述并呈台覽。臨楮荒迷。不莊不備。

前接德音。卽附來鴻致候。尙有未盡之言。揣此副布。幸爲留神。

尊使旋時。曾寄數行奉慰。知仁孝情深。定復不能自抑。比聞六年兄之變。有淚如泉。凡我同人。靡不痛心疾首。不審友于如年兄。又何以爲情也。海內論文。屈指有幾。龔先生旣悲梁木。荔兄至都。遽赴玉樓。周老澹翁。亦復委棄絕域。莫知稅駕。彼蒼爲虐。一至於此。惟吾兄重自弢藏。拋書割硯。淵跡於飲酒博塞之徒。多社之膺。庶可收之桑榆耳。聞尊目微恙。今已復初。頗慰順時自玉。勉抑哀衷。仰慰老年伯劬勞之愛。知年兄必念及此。而不禁言之嘵嘵者。亦區區寸衷所不能已也。臨穎曷勝馳切。蜀中詩。及六兄年譜。并祈惠教。

每接鄉人。頗悉大孝近履。時時懸切。比聞六年兄之變。泣涕霑襟。哲人之萎。人有同悲。在門兄雁行中斷。痛心又當何如耶。使至備聞近況。悵惘殊深。所諭當卽切致。邇來情事。大異疇昔。言之可發一歎。尊使自能道其詳也。命途多舛。自古難期。惟門兄強自裁以陟屺陟岡之悲。轉爲愛日承歡之計。是弟所深望也。冗次草勒。不盡欲言。家兄稿一冊。附呈大教。

顏檢討光燾

恭惟先公祖老先生。熙朝雅望。昭代文星。聲高北極祥雲。化洽東山時雨。教思所被。固將鳴千秋之盛。豈但起八代之衰已哉。頒到試牘。篇篇珠玉。哲匠至而五都呈材。初日升而百物耀彩。每一展卷。可勝服膺。前有小函。遠承裁答。嵩津之誼。久泐心銘。再附里言。敢恃渥愛。惟祈始終玉成。則感佩明德。更躡尋常萬萬也。臨啓無任翹企之至。

別來數月。時切停雲。今春滿擬一晤。以敘闊懷。里人至。知不果來。殊爲耿耿。小宅事深荷雲誼。何反勞齒及也。里門諸凡托庇。舍姪字中備道關切。感不去口。弟匏繫長安。家中悉憑舍姪料理。儻有相商。唯推誠教之。至感至感。附候近履。匆匆不盡百一。

顏行人肇雍

老親家榮膺主眷。典守名邦。福星霖雨。宗黨與有寵光矣。新秋薦爽。台旌南指里門。一伸賈悃。并悉闊懷也。佇埃佇埃。京宅向屢奉瀆。今子權在京。開心友又近締姻。此時易爲清楚。乞主持解紛。一言九鼎。或不厭瑣瑣也。新例省捷。舍弟入都。但爲貧而仕。不能不仰助於世好。蜀之灌縣。會理州。家先叔所拔。欲懇藩司力爲愆憑。務期有濟。拜誌明德矣。家郵中乞爲轉懇。倘蒙慨允。尙須耑人走謝不宣。

正月發來役迴。叔況味略載家書。但不知何時達爾。奉爾高堂在官。定省甘旨。頤養何算。且清名播於江南。遠近競傳。爲前代三百年所未有。以此榮親。賢於勢位富厚尤不遠哉。吾家世篤忠孝。益憂續繼爲難。爾少年努力如此。余老眼親見更快耳。歲試幾時告竣。今科試亦無多暇矣。水邊君有言相致。實非所樂聞。顧意在報李。又不容辭。特遣商之。江南學臺公正亦振動江淮。羣情大快。願崇尚實學之義。缺然不無遺憾。以偉望雅操。爲朝廷所器重。恩遇如此。似不宜徒循故事。求材於聲華文字之末。況獎勵行優之典。俱廢乎。江南材藪。其飽德實學之儒。郡不乏人。卽如壽州有鄭斐者。竟不得循例開薦。德行之列久矣。今併其例亡之。而但盡心竭才於文字之間。恐非所以砥末流。樹宏業於無窮也。鄭斐躬德行。且擅文章。講

學勸俗所處皆化。有此人。不爲朝廷用。已可惜。又不得循舊典嘉異之。以風一鄉。不更可歎哉。湮沒於尋常固宜。獨不宜於張公一代龍門雅望耳。吾姪與張公同氣。可能一致此意否。卽不便。亦願留意於瀨。爲急務也。小物數件寄意。諸一切詳緒。來人口述。臨遣悵然悵然。

顏學博懋倫

戊夏銷暑秦壇。得與危言快論。覺松陰幢影間。疎疎長鬣。炯炯雙眸。其人斯在也。而風流雲散。不可復尋。渺渺予懷。思也如何。春日同博山趙慶金鄉劉桂圃。再至陶然亭。有句云。陶然亭子墨龍潭。我與牛郎幾次探。看取諸君作京兆。爲栽楊柳似江南。日夕狂歌下古臺。陂陀西上寺門開。酒旗插向誰家墓。墟畔桃花客自來。近頻與蘇邨樂園謙牧諸先輩相往復。又得海陽芍翁移居比隣。酒酣論詩。夜闌步月。頗爲解嘲。每至辨馬談龍。輒共念足下不置也。傾承注問。啓迪良多。秦州古地。必有人焉。來書諄諄。以朋友之樂相勗勉。文墨之疎相告誡。近代吏治中。不聞此風論久矣。弟尙何敢以小夫瑣語。爲足下稱道耶。弟六月與試內廷。譏宛平葛孝廉卜元。淹中之儒。古文詩格。罕有其匹。雖未及髯將軍超軼絕倫。要亦固是奇物。他日丐其著作。共欣賞之。吾邑孔秀才興揮。近游京師。詩甚清婉。惜其未交足下一游匠門。然其精氣。則不可掩已。秋冬間讀書淨業湖上。有長歌數首。自謂可因文見志。顧此間眞賞甚尠。未敢舉似他人。向後另寫一帙。寄呈求足下點竄印可耳。依依不宣。老伯前并叱名請安。弟懋倫頓首。

顏明府懋倫

倫志行不篤。聽於問學。養志未逮。已背終天。徒以居近賢豪。道存汲引。仰干銘阡之文。遂蒙表幽之製。鹽沐捧誦。可久可傳。母氏懿則。與昭來裔。兼之惠書鄭重。詞旨往復。足下之於倫。可謂厚矣。方其營葬。瞿瞿在迷。一書未報。甘蹈慢略。亦恃大君子下哀有喪。不相督過耳。今者封樹始畢。練祥遂逾。乃欲濡毫伸紙。一謝明恩。而聞足下有事去官。方當就理。驚愕走訊。竟非妄傳。既而索之彈奏。益見子虛。足下之於遇。可謂冤矣。以足下之詩之厚。而際所遇之冤。處荒寥無告之境。爲遲久不答之書。此中之蘊結悲憤。蓋可知矣。然歷觀古今名卿志士。屯遭留落。十人而九。信而見疑。鄒陽所痛。足下又其一耳。況賢者不以榮辱易心。聖朝不以疑似棄才。月以翳而益明。樹得雨而見潔。王臨川尙云。其難合也。祇以見正也。又何足足下累之耶。伯父伯母。體氣何如。顧愛既深。中或芥蒂。是足下所委曲者。計此時當已釋然矣。謹此上候。并祈轉達鄙意。志文二幅。未及裝潢。附呈訂正。行狀一本。統希鑒入。舍姪得託門牆。氣質可變。凡此皆足下之大造。吾家者。書之志感。令彼閱之。知黽勉耳。姚奴至。以途費瀆聞。小人狗利。不復顧其主。非足下孰爲諒之。而羞顏亦不免也。讀孟堅賓戲。差自解耳。臨書悵惘。不宣。木齋學兄先生師席。曲阜姻小弟。在制顏懋倫稽首。

諸兄弟都已去。獨遊無偶。亦慮妨戒行耳。拙詩暫發還。當總錄一冊呈正。竊欲得足下一序也。雙鯉致之。千里如面。佐以蒸餅。爲足下含飴之樂。幸鑒此意。不宣。階平大兄師席。弟顏懋倫頓首白。

何日自曹至單。日來晴暖。想無道塗之苦耶。初五日由州來信。遂復探問。乃初六日。孫氏復專人至程村。

求親。昨又知程村遣震宇往州面相。頃聞北宅言。大槩如意。此事既經兩年。又屢有許諾。今忽中變。此在情理之外。未可固執矣。單涕兩處。有可成就。似宜定議爲是。專此達知。餘俟而悉。從兄倫拜手白。

二哥

萬安。四月杪。接手信。并達近篇。久別相思。見此如晤。但地隔三千里。業殊志異。區區筆墨。未盡所懷。

弟年長學非。愆失日積。飲可敗德。言足招尤。輒思止酒銘背。而旣往不可追。悠悠人世。何時可已。庚寅之間。日與吾兄閉關東閣。危言極辯。指過摘尤。以共相警惕。今日憶之。杳不可得。比聞吾兄在浙。亦不無後議。求全之毀。自古爲然。以訛轉謗。誰夫能免。但橫議肆出。雖復唇乾舌敝。暴白吾志。而人不信之。世網中人之深。以至於此。可大歎也。好我唯兄。寡過之道。尙其教之。訪文丈詩。已持示。頗以不見全本爲憾也。四弟寄筆極佳。其家事。弟婦善理之。可無念耳。五月十一日晨刻。弟倫頓首啓於瓦研山房。

作吏眞源。再辱手書。而稽遲不答。其拙鈍之質。宦成者笑之。當爲我兄所與也。五年三見水沴。精神困敝。視筆墨如野馬。又何敢泛寄兄書耶。然吾兄一舉諫官。再遷望縣。儒術之效。慶同在己。固不區區一惡札相通也。今弟以老母懷鄉。乞疾侍養。苟全微名。以舒親憂。乃我兄加以遠舉高蹈之譽。意良至矣。如內愧何。平番去崆峒不遠。疑是漢酒泉諸郡地。趙充國霍去病之所控制也。吾兄學問器識。可企古人。而濟之以通變。守之以堅貞。其所樹立。未可量矣。別來九載。隔數千里。能無離羣之歎。遙瞻太白。惠我邊什。亦可以游目意足已。先祖神道碑文。久懷大君子手筆。用光泉壤。爲政之暇。錫類下及。感仰無極。老伯伯母。頤養安和。希爲上候。尊嫂賢郎。并祝綏福。弟已有一男二女子。可娛高堂。知我兄亦爲心慰也。筆墨之屬。四

種。聊將嚮往。不置一笑耳。曲阜學小弟顏懋倫頓首啓上階平大兄師席。

顏學博懋价

姪价百拜。恭請伯父伯母台安。姪負累因循。偶往濟上。因人展轉。遂至鍾離。以是去鄉之日。並未及一過稟辭。至今耿耿。靡日能釋。樹姪偶感時疫。何以竟至不起。他鄉聞此。不禁淚隨手墮。驚愴欲絕。伯父尊年。復抱此痛。又兩弟俱出。觸感如何。弟輩果於何日歸里。伯父閱世既深。洞知物理。當不至以新哀之情。過累神明。但妻孥失倚。稚弱關懷。言念今昔。未免深人蘊結耳。姪初抵淮南。適觀察六舅攝篆於此。以奏記乏人。相留暫止。輒復萍依。惟是此地已令蘇松傅觀察調補。蘇松又經內推陶士儻補放。或淮徐海道。簡調有人。則所遺之缺有分矣。頃復聞桐城姚八先生。考終河庫使署。是又一缺也。新任交替。或至閏秋。俟有定局。便圖遄反里便。附候杖履。并請伯母近安。諸幼悉好。有哭樹姪五絕。附呈。不足以喻遠懷也。餘情依切不次。姪總价再拜。寄自鳳陽使署。

自安邑歸。得仲冬二十一日信。小除復接嘉平十三日書。並寄詩。循環諷誦。悱惻纏綿。自愧之餘。復愴然增感。來書愷切諄摯。知非吾弟不能言。亦非吾弟不肯言也。顧僕之處此。亦甚難矣。家居拮据。既不能奉庭幃之歡。徵逐蹉跎。竟何益於身心之事。日就荒廢。安望顯揚。是以自去春以來。卽決志離家。稍思習靜。而依違因循。冬初始得出門。此別亦良不易矣。及抵太原。獲聞庶邑之信。柔腸萬轉。實竟夜無眠。商之臨汾。從父更無異議。乃定去留。實非敢汗然也。都中機緣。固無足輕重。暫歸之計。亦未嘗不籌之。顧歸卽不

能復出。出亦豈能無待。日月未幾。徒行道路。何堪蹉跎。若云家居鍵戶。此又逆知其必不能者。蓋酬應之繁。縱或杜絕。室家之累。豈能悉捐。非不知人言可畏。但此中辛苦。意唯自知之。非筆墨所可宣。並非知我所能諒也。所用一以失。觸處無所難。讀之氣短。殊不去懷耳。古之良朋。託寄妻子。其於兄弟。必非漠然。兄出遊宦。家累益深。此後願以老母相託。但使稍分勞力。省氣息心。以安起居。則遠人拜賜。終身弗忘矣。晉省並無捐例。陝西寫遠。又不如都中省便。此必傳語誤也。毡衣曾爲切致。俟絳州有便。自當致復。伯母近體萬安。諸嫂暨九弟姪輩。想各平善。二姊曾否來家。並爲道問。上庠之選。原不足爲弟致惜。所望努力秋風。共決遠到。附寄四詩。不足酬答。明湖秋清。當圖快悟耳。意不能悉。臨發惆悵。兄价自平陽拜寄。

七弟平安。輕身遠出。歸期正遙。未有客遊之樂。徒重家園之念。別後幸無雨雪。而風沙嚴寒。情懷已不可堪。學使按視。計在月初。選貢之期。固應不遠。吾家雋才。績學當無出吾弟之右。然鄙意亦須潛心靜坐。利器待時。更爲萬全。在吾弟志存遠大。或不以此斤斤。而遠人翹聽好音。實無日不軸轡於懷也。望之望之。伯母堂上萬安。二嫂四嫂。暨家中諸幼。各各平善。京中近有信否。四兄歲內得歸否。人歸意亂。觸緒不知所云。兄价拜手。寄自平陽。

去臘見寄書。於前月二十日始覓得。循環捧讀。遂至捧腹。同人見者。無不絕倒。新歲三接手札。並晤怡亭。得悉家居近況。便如會面。讀曲阜城頭之歌。俛仰增慨。千里羈人。更當何以爲情耶。鄙事糾纏。不謂隔歲同事訛傳。致貽堂上之憂。寸心如結。靡日而寧。既知分發之例。確已停止。雖未定將來簡用如何。或無大

誤前者小構疾。今已霍然。並望吾弟善言寬慰。以釋慈懷也。暮春之初。若無入覲的音。則會榜後。可望聚首矣。聞單方新已南下。四兄果否同行。春綢半已分售。尙未得值。故無從捎寄。亦未及專札。統望轉致此意。附問近好。伯母尊前。祈爲請候。諸嫂夫人。暨諸姪姪女輩。並此達念。不盡。兄价自京拜寄。

真谷大兄足下。平安。仲春一書。諒久入覽。頃聞足下高尙不出。爲鄉先生授子弟。力田奉親。此固可樂。益覺熱塵中人。違心干進。不可須臾也。天津選詩之役。所望於名賢蒐采爲多。謹奉徵詩啓十本。足下談經之暇。出其餘緒。共成斯舉。亦不朽之盛事也。金石圖能否賜揚。亦望迴示。附請老伯伯母兩大人近安。諸郎佳善。進明獲雋可喜。可謂不體諒岳翁矣。附及不盡。真谷大兄師席。弟功价頓首。

价再拜。木齋先生執事。別來九年所矣。雖修候缺如。而每遇東使。無不訊我故人。風聲所樹。不殊覲面耳。向聞將爲陽城大夫。比又聞移治平番。所期執事爲古賢良。不欲以無益寒暄。妄煩左右也。价自遭憫以來。諸事都廢。無復平生。而家兄以本生家母。久病引疾。幸無覆餗。卽日可抵里。或執事所願聞也。舍姪就婚。得奉郝公清誨。當可有成。癡叔輩實有刮目之待矣。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匆促寄此。敬問平安。言罔攸擇。惟執事鑒之。不宣。价謹再拜。

俟考

昨讀年兄大篇。皆有關世道人心之言。不當作時藝觀。至筆力之高古。交情之歷落。直駕唐宋諸公之上。又不當作近日古文觀也。但機調圓轉。實爲舉業之上乘。竊爲年兄怪之。乃知見地高涵。養到變化從心。

無往不可。不得不爲年兄服膺也。仍求兩冊。寄舍弟諷讀。幸勿吝珠玉爲禱。周雅老極感關切。求年兄早爲具題。成可免其說堂。委曲周全。更佩高厚。知年兄自有妙用。不俟弟之諄懇也。此等好事。我輩皆欲爲之。又年兄之素心耳。敝通家感激圖報。自不敢忘。弟之戴德藉光。又無窮矣。容晤頌不盡。

俟考

不晤芝宇。脩將匝歲。雲樹之思。想易地有同然也。去秋過珂里。晉叩年伯大人。深承優飮。始知年兄有榮擢之喜。緣先慈病劇。未遑趨賀。爲滋耿革耳。不孝弟痛遭凶變。展轉蕪塊。五內崩摧。卜是歲之冬。將祔葬先大人兆次。誌文已懇之宗伯梁夫子矣。書丹篆蓋。欲得繆歌起董。默菴兩年兄尊銜爲重。然無因至前。恐致唐突。敢求年兄。推錫類之仁。不惜唾餘。向兩年翁前。爲不孝弟先容。倘不峻拒。當語小价。令持刺往也。薄具一片。聊將積愆。惟冀莞存。外先慈行狀。並拙卷各一冊。呈覽。并希照及之。餘情縷縷。容嗣佈不盡。

俟考

舍弟回備道年兄福履。殊深忻慰。先世史傳。荷蒙至誼關切。慨致當事。肺腑感刻。更難以言悉矣。伏承合傳之論。甚正。先後附見。自是史家體格。但令生平大節。顯於天下後世。正不必各爲一傳也。想年兄已代爲求得大篇。訂正詳確矣。茲拜遣一力。叩頌副藎。又聞列傳之多。已逾萬餘。竊恐篇章過繁。或不免更有。一番刪定。統祈年兄。推不匱之仁。始終留意。必無遺落。則歿存均感。寧有既耶。家藏墨蹟一卷。乃敝年祖真筆。先大人所親求得者。附以品瓶一座。獻之左右。不敢另簡。懼近於套。冀鑒存之。以誌永世之好。精白

之心。萬勿以常儀見卻。幸甚。附有一函。致謝貴門孫萬老年翁。不腆侑緘。并求命貴長班引小价持上。卽代致鄙意。必求笑納。雖作者不屑。而弟輩非少申謝意。無以自安也。臨楮北望。曷勝悚切之至。

俟考

連未奉顏教。此中如饑如渴。老先生以李杜之才。擅鍾王之筆。真可獨步一時。册子一帙。敢求鴻章。惟望早賜。便感高誼不淺矣。廬役過叨高厚。附謝不一。

先君恩卹諸典。漸已就緒。躡踊南返。應在指日矣。切思夙叨老世臺教愛兼隆。沁深心骨。此番分袂。不知何日可以再接儀型。言念及此。有不勝其黯然魂消者焉。茲偶檢寓存小物數件。敢獻老世臺應用。深愧輒褻。幸勿賜擯擲耳。臨行再當叩別不一。

俟考

前踵門叩謝。衰經不敢登堂。感荷之懷。容圖面頌。不孝爲先嚴慈建齋翠微山。初秋始得返舍。聞目下將試譯館諸生。有吳宗顏者。乃舍姪內兄。世習其業。頗稱精熟。敢以通之左右。不孝草土餘生。因情誼關切。而一及之。固知知己念我。必不按劍耳。諸未一一。

兩日曾有確論否。聞北海君作難如故。將以何術救正之。倘得穆常二韻稱題。卽以此題二十四韻改贈。亦未爲不可。望年兄酌示下。倘須面言。弟亦不辭沐雨來晤也。時已旁午。須早定權輿。千祈詳示。

俟考

昨承手教。重荷關切。感不可言。弟拮据數日。尙未就緒。適聞楊簡老。明晚可到。弟已遣人飛騎促之。一切俟簡老面訂。極妙。不過兩日耳。或諸公能少待耳。仍求老年臺鼎言致及。至感至幸。特此再瀆。統容踵謝不悉。

俟考

前者重擾。至今醉德。瓦缶之音。過蒙獎賞。每欲繕寫一本。仰祈教削。蹉跎未就。承命先書三幅。呈政。惟俯賜提誨爲禱。前丁沈二人。旣蒙垂炤。幸並從其請。祝祝。諸不一。

俟考

前從貴役附復。遂隔音而將及改歲。清署雖司樞之重。然按圖可稽。無甚疑難。台兄安恬靜鎮。不勞而理。體中固自休暢也。惟買銅一事。新例甚嚴。須早爲料理。付託得人。不獨考成攸關。且陞轉相牽。坐銷歲月。亦屬無味。愚見若紀綱中。有可任使者。竟不必蹈襲前例。專委胥役之手。蓋廣陵與金陵咫尺。廣陵鹽商。與敝省漢上鹽商。朝夕關會。若兌贖廣陵。賣銅漢上。豈不便捷。高明以爲然否。不佞一官浮沉。等於閒廢。食指維繁。珠桂爲苦。然性甘拘守。行慚仰面。適有不得已之實情。不容不相聞者。有舍親沒於邸舍。婦妻幼子。無所依托。移家北上。納費得二百金。特託舍親王清臣諱道源。同小价。就便奉懇。亦知台兄茹蘗清風。咄嗟難辦。然非情相關切。亦未便以難事相強。須求委曲周全。俾毋遲滯。雖台兄道義之愛。埒於肉骨。至性。未必責報旦夕。但不佞具有心胸。斷不盡拜高誼耳。不腆伴肉。寬茹是荷。臨楮馳切。

俟考

高麗人開館貿易。弟與同人輩。欲買參數觔。聞係貴衙門職掌。敬懇老年翁。代人代覓。不審便否。頃特走候不遇。率勒布瀆。希示復不一。

俟考

昨造次瀆懇。遽荷年兄慨然一諾。近日譜誼交情。實爲僅有。倘藉此得進寸竿。皆出年兄一手提挈。銘戴固非楮墨所能狀也。且晚相需甚殷。專望過賜。不能如願。尙冀得其七八。恃有至愛敢爾。諒知己更弗以爲妄也。尊章呵手鐫刻。久留篋中。意在稍摹古人。其如究無成就何。春和略堪捉刀。當圖補過。昨晤姜定老家表兄。已備致台意。云令兄年兄出樂陵李君之門。又多一重世誼。托先聲意。想面間能悉之耳。率勒再瀆。不勝翹切。

俟考

台旌往太末城中。萬馬春齊。千山日靜。足以助人佳思。但瘡痍滿目。鋒鏑驚心。不無愴然疇昔耳。弟枯坐斗室。一病顛顛。所謂三年瘧疾。一鬼銷亡者。庶幾近之。筆退蠹乾。何能爲役。來諭所不能仰答也。如高唱已成。當使一讀。或愈頭風。是所望耳。尊寓定仍舊耶。屢欲過從。而又自愧身係地主。不能聊爲展待。杜陵云。貧賤人事略。雖高賢或不棄。然實無以酬對。有默然遙歎而已。暑雨稍霽。漸能強步。當趨教以悉。

俟考

憶自龍江奉教之後。卽已望隔雲霄。晝漏追趨。依稀昨夢。此中之悵結。寧可言喻也。比客都亭。日開清譽。向曾報一賤名。未知曾達典籤否。久緣懶慢。不及再瀾興居。疎節之愆。伏祈垂諒。啓者。南中一友。雅擅筆墨。見賞於德勝世兄。下榻高齋。相與晨夕。茲有所求。屬弟代爲希懇。惟老先生鑒而許之。感賜奚止一人已也。拙刻附求。郢風。臨池曷禁瞻企。

俟考

景仰高風。已非一日。猶憶戊子秋深。曾與斗涵令兄。挾飲連宵。今雖歲華衰落。而狂奴故態。略似曩時。昨接清輝。頓起飛觴之興。小酌奉候。適值台冗。未得快所欲言。抱歉負愧。抑復何言。茲有賤冗。急須歸去。薄具微物數種。聊表寸懷。稍俟秋深。風飄金粟。當具斗酒雙柑。向蒼山碧水間。一話闊悰也。臨穎可任瞻溯。

俟考

歲內曾以數行候嘉勝。魏草樹雲山而外。無可持贈。至今闊悰。猶縈寤寐也。僕伏處深山中。僑寓故鄉。兩無恆產。惟日待里門舊居。椽瓦卸變。以濟饔飧。卽欲作達觀。無如交謫之不已。坐是困頓。病勢日深。所恃二三知己。加意今昔者。在今日矣。朱明之試。可爲田間人謀。斗酒資否。舍弟與小阮。敬致此意。望之。別情莫殫。何日得一握手耶。諸未旣。

俟考

改銜大呈。已說堂彙稿矣。得滿洲番清。卽可移送龍江。前件查於定例甚相防礙。整復不旣。

俟考

龍江事於從前監督無與也。適承問。未及詳盡。恐擾台意。故此再贅。

俟考

聞尊體違和。久失趨候。爲快。頃已往晤舍弟。假呈且緩旬日矣。率復容走晤悉。

俟考

入夏以來。時時善病。數日前。湯水不沾者幾晝夜。近始稍稍強起。而口舌間。尙自作楚。略一思索。則火動不止。故應酬都廢。而筆墨之債更蕪。惟積衰致種種生人之趣。頓盡。無論文酒流連。無復意致。并節序如流。幾忘葵榴之照眼矣。大稿序。終當踐諾。不敢煩苞茅之討。但不免小告寬限耳。綺老亦云未晤。想復別有戀戀耶。雨然先生。今之機雲也。得此賢主人。風雅真不孤矣。諸容面罄。

俟考

昨奉叩。未晤悵然。榮行的在何時。弟欲挽友抄錄佳詠。冀稍寬時日爲幸也。各項賜書。乞照前單先發來手。免致臨時匆匆。爲捷足者所奪。望之望之。餘不盡。

俟考

日來寒風蕭槭。几案間塵積寸許。未能濡毫作書。佳扇故尙置篋中也。容另致上。詩稿三本奉繳。奇麗蒼深。故非耳目近玩。謝教謝教。中丞公處。當圖面致。庶得詳布推重之意。使知倒屣耳。率復不一。栖託之遲。

速雖非尊意所急。而鄙中耿耿。每中夕不寐也。正爲深念之。圖再報耳。

俟考

積雨不止。葡萄旣毀。房垣半傾。夜來移榻中庭。復苦蚊蠅爲祟。竟夕未嘗安枕。朝來復衝泥入內。渾身上下如注。歸則體染微熱。又以應酬文字所苦。不能偃息。種種勞瘁。道兄何由知之耶。幸接瑤篇。啓我神智。爲之狂喜。尙圖搜枯和正。晚涼並望過我不一。

俟考

初來草草一晤。殊未暢所懷。豐暇肯一顧我蕭署中。荷花正發。亦堪一醉。附有至懇。弟自過江之日。卽已垂囊不持一文。目前日費竟不給。敢求故人移貸資斧。以濟急需。稍便卽完璧以上。弟非不情者。此間非知己不可與道耳。手約一紙。奉上驗留不盡。

題詞

錢侍郎載

此當題曰未信堂故人尺牘。而其下署會孫顏某藏。蓋未信堂者。考功先生之堂也。尺牘之投。皆其故人而附裝者。自別存焉。今題曰顏氏家藏尺牘。則誰之尺牘乎。蓮生孝廉屬題語。卽以是商之。爲孝廉題。不書後學也。乙未四月四日。秀水錢載。

翁學士方綱

先生作堂曰未信。聖門取法法漆雕。又仿匡謬正俗意。訓蒙家訓垂昭昭。由來博文自下學。所得師友非

一朝。石門昔序樂圃集。緒論首以張公標。石門吳匪庵先生。出吾邑張武承先生之門。武承出考功之門。當聞格致剖大義。再三往復凡幾

條。每誦此序我心感。而況手札精神超。一月成束終安用。三歲不滅誰久要。昔人所重勗行己。彼外見者

徒以囂。厥孫裝潢持示客。盤筵累月氣不驕。丈夫觀人或於小。矍然在後非執瓢。

運生孝廉所藏尺牘數十冊。甲午冬日。桂明經持來求跋。時集小齋。同觀者。秀水錢閣學。吾邑朱學使

也。閣學爲題數字於前。而學使題語未就。孝廉卽將出都矣。古味惓惓。若不忍別者。復以所藏古銅印

七枚。彝器款識一紙。及吾邑武承張先生墨迹稿三冊見贈。如見前輩典型。他日當別爲題跋。裝成卷

軸。仍請錢朱二公同題。以補未盡之意。仰希前哲。贈處相勗。曷勝慙然。乙未四月十日。大興翁方綱。

陸費墀

顏考功脩來先生。爲文章鉅公。一時相與往來酬答者。皆偉人碩士。所積尺牘。自益都公而下。凡數百家。詞旨娓娓。如與晤對。不獨文翰之美也。其曾孫運生孝廉。稟承世德。尺幅寸箋。寶愛弗失。蓋亦知所尙矣。昔宋曾宏父集諸名人與其先人翰札。刻爲鳳墅帖。藝林稱之。此册如入石。余願供氈墨之役矣。孝廉屬其友桂未谷明經。監裝於京師。時余嘗盡覽焉。尺素外。往往別以小紙。列所餉遺物。如曰魚一尾。橘十枚之類。物薄意重。前輩風範。於斯可想。今册中並不存。余嘗以詰未谷。未谷亦深悔之云。樵李後學陸費墀。

題。

朱筠

曲阜顏君崇棗。哀藏其先世常所往來諸公尺牘。裝之爲三十五册。因余同縣前輩翁先生來問序。謹案文選甲乙。自上書而外。有牋。有啓。有奏記。而自敵以下。通問之言曰書。若晉宋諸賢。兼以書法著者曰帖。宋元而後。曰刀筆。曰尺牘。尺牘者。蓋書之支流。而帖之跡也。顏氏自康熙中。脩來學山兩先生。以文章聞海內。及從國初諸老輩遊。世濟其美。逮雍正間。所往來盡三朝之賢豪長者。今册中所載。宰輔則有臨胸馮溥。合肥龔鼎孳。大治余國柱。真定梁清標。平原董訥。海寧陳元龍。武烈則有武言。李之芳。名流則崑山葉方藹。長洲徐乾學。江夏吳正治。常熟翁叔元。餘杭嚴阮。歷城孫光祀。歸安嚴我斯。嘉興高士奇。滿洲成德。德州田雯。石門吳涵。新城李鴻霏。德清孫在豐。遺碩則有餘姚黃宗羲。長洲顧炎武。寧都魏禧。耆舊則有秀水曹溶。大興孫承澤。篤學則秀水朱彝尊。咸寧李因篤。吳潘耒。錢唐毛先舒。大興張烈。慈谿姜宸英。稱詩則有祥符周亮工。三原孫枝蔚。黃岡杜濬。蕭山毛奇齡。萊陽宋琬。宣城施閏章。新城王士禛。士正。商邱宋榮。益都趙執信。華陰王宏撰。錢唐查嗣韓。文藝則有上元劉思敬。吳繆彤。仁和史逸裘。大興張永祺。元和惠周惕。建德鍾朗。宛平劉芳躅。長洲汪份。德州孫勳。江浦劉巖。翰墨則有青浦沈荃。膠州法若真。婁江王翬。莆田鄭篋。太倉王原祁。金壇王澍。長洲蔣衡。方外則有興源。往往略見於此矣。余嘗太息文字之守。必在世家之能賢者。好而聚之。然其聚也。久則必散。竊喜顏氏居近聖人之居。或可以不散也。昔

人思托諸金石。以期久遠。然金刻而石泐。千百不什一存。惟曲阜之碑。自漢唐以來林立。如昨近者雍正三年。耕者掘地。尙得孔褒碑。乃知金石必賴地而存。又喜此冊之既得地也。余每恨九經傳註文字訛失。欲與同志者。依據詐君說文解字。是正其體畫。寫石刻之。若成。當陷諸曲阜學宮之壁。爲無窮之計。冀邀福於聖人之靈。而益喜此冊在顏氏。可以無窮也。嗟乎。孔子沒。弟子述其問答之詞。相與傳之。爲魯論齊論。及再世。鮒作孔叢子。亦次記其家遊歷贈處之言爲多。以今視之。亦古之尺牘類也。惜哉。漢唐孔氏。世有達人。其平生所與往來。無有裒其言而藏之。以附孔叢子之後者。而此冊以顏氏之子孫。次第而適存。余益爲顏氏遠想慨然。而歎崇築之賢不可及也。乾隆四十一年。秋七月二十二日。大興朱筠謹序於京師南城日南坊之椒華吟舫。

潘呈雅

兀坐山堂中。星斗夜將半。咄咄森逼人。尺牘紛滿案。當時往來札。四方皆名彥。深山大澤中。高人逸士遍。滄海無涯涘。迴瀾吞河漢。曠哉費句讀。慨忼起彈劍。二十年參商。無暇說聚散。散步涼天月。惻懷數聲雁。誰云古人書。如見古人面。跋燭向寒窗。冷然風送善。後學潘呈雅拜題。

桂學博馥

副啓肇於前明。古未有也。張氏鳳翼云。正啓多莊語。或有機密。則具副啓。謝氏澗云。上而奏疏。下而簡牘。俱用毛邊紙。其製折簡夾刺。鈐以私印。封題格式。如金科玉律。王觀國學林言。足下坐下。几下。席下。閣下。不

宣不具不備不次頓首稽首叩首其義本同而世有尊卑吉凶之別然則拘俗不踰在昔然矣古人尺牘不入本集李漢編昌黎集劉禹錫編河東集俱無之自歐蘇黃呂以及方秋厓盧抑南趙清曠始有專本攷其踪跡可以證史傳之得失而名流筆墨藏弄爲榮周益公所謂尺牘傳世者三德爵藝也吾邑顏考功藏故人書數百紙皆毛邊副啓曾孫運生孝廉屬余監裝於京師昔王大令作佳書與謝傅冀其存錄建炎中人求張在丞尺牘不可得今顏氏所藏德爵藝具在吾旣嘉考功之取友又幸前輩筆札得人以傳且喜運生能承其先澤也書而歸之甲午冬末桂馥作於宣武坊儵舍

是役托始庚寅之秋裝得八九冊運生兩上公車攜來補入者三倍於初故漫無倫次始余翦刺字鈴帖尾旣而悔之劉潛夫辨閣帖云昔人裝褙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翦截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也旨哉言乎書以志吾過嘉平旣望馥又記

盛百二

曲阜顏子運生集其先世所得諸名人手札裝潢爲三十餘冊余得見者乃第九卷並顧寧人李天生書因悉卽墨姜元衡訐告其主黃培始末牽引者三百餘人幾成大獄卒得昭雪聖朝寬大之恩及當事治獄之平允千古未有若如故明洪永之時不知若何羅織矣己亥秋秀水盛百二書

沈心醇

衡齋贈我先人集更示家藏尺牘篇前輩文章皆灑帖國初耆舊半名賢遙思愛護曾三歲欣羨流傳到

百年珍重古歡期。世守慎交爾我亦當然。沈心醇。

孔廉訪昭虔

康熙中吾邑三顏名望重一時。而考功脩來先生爲最。交遊盡天下士。往來筆札甚夥。皆名蹟也。至其會孫運生先生。裝成三十四冊。而同時題跋。別爲一冊附焉。運生先生於余爲學校師。兼結忘年交。冊中有先高祖恭愨公尺牘二幅。出以相示。敬瞻手澤。藉得涉獵其餘。今展轉得歸吾友鳧薌太守紅豆樹館。旣深爲此冊幸。而又不無樂圃今昔之感矣。甲午長至後二日。荃谿孔昭虔識。

阮相國元

曲阜陋巷三顏。元用明史載四氏入儒林之例。修孔顏曾孟傳。入國史儒林傳。元以督漕出京。後來者不知何故皆刪之。顏考功在國初。一時名公皆與往來。尺牘積至數百家。考功曾孫崇槩藏之。屬桂未谷。裝於京師。昔元乾隆間。督學山左。顏運生桂未谷皆爲教官。有品學。元皆以明吏治薦之。後運生選吾鄉興化縣。有政聲。又頗收羅鐘鼎書畫。及歿。而後人并此尺牘之冊。亦不能守。今歸鳧薌年丈處。數十冊無恙。戊戌春。見於京師。題識冊端。阮元書。時年七十有五。

何尙書凌漢

藏名人尺牘者多矣。若夫名公鉅儒。畸人逸老。瑤情藻論。宛在一堂。未有若是編之精且富者也。顏氏子孫以貧故。不復能守。遂歸於鳧薌太守。祥雲護持。可謂得所。聞魯公名印。近亦不復在樂圃。物理無常。但

得爲識者收皮固亦無憾耳。戊戌春分前一日何凌漢。

羅觀察天池

顏光敏字遜甫。更字脩來。別字樂圃。康熙二年舉鄉試。六年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遷禮部儀制清吏司。尋調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補驗封清吏司主事。歷本司員外郎。遷郎中。封奉政大夫。考功司郎中。王阮亭贈句云。顏生陋巷裔。學古鄙章句。餘事攻六書。韋蔡競先驚。考本傳。少聰穎。博極羣書。千言立就。行楷書酷似趙吳興。爲人孝友。重氣節。汲引後進。如恐不及。海內之士無不樂從其游云。

是册所論當時事實。與國史互相發明。不特文翰之美也。泐之貞珉固佳。否則命侍史抄錄成帙。付之梨棗。當與蘇黃尺牘並行。道光辛丑夏四月三日。觀於鳧鄉觀察齋中。羅天池並識。

